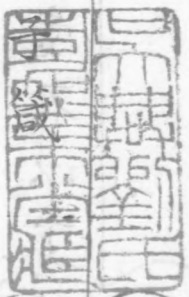


二知軒文鈔卷二十

且園消夏圖記

定遠方濬頤



予曩消夏於題襟館招同人起詩社屬汪子研山作圖既而於後圃闢儀董軒之東為待月謬北為小吟窩竹樹蒨鬱境地幽絕遂移消夏之局於此然未作圖也吾宗退園觀察將朝天北上乞假還鄉旬留度歲觴予於四照軒出此圖索題展卷諦觀且園為高侍郎所建與題襟館之為曾都轉所築其同者一也退園主且園久夢園主題襟館亦久咸有賓從子弟觴詠其中其同者二也退園作消夏圖於同治辛未夢園亦作消夏圖於

同治辛未其同者三也然而有不同者且園有池題襟館則無池且園有堂有亭有廊有橋有小舟曠而深繚而曲題襟館則僅屋三楹山石數拳樹皆新種無參天古木烏乎同無已則儀董軒差可以同之而未有圖將招退園以視其同與否時方歲莫呵凍作消寒會未果忽：春至退園又將往海陵郊外去年新購之別業顏曰退園者拓而新之曰將作圖眎予而趣予先為且園作記予又憮然曰君主且園君復有退園予主題襟館予則未築夢園烏乎同願予與君欲歸不得則同予未築夢園而有蜀山草堂圖則又同是五同已書此以質退園當不以予言為謬也

退園觴詠圖記

退園主人於泰州之東曲塘之左購園一區厥名曰遯有松坪蓮沼南垞諸勝與下頌臣中丞之娛園相近主人曰予將易其名曰退園佗日自且園歸隱於斯予既為作且園消夏圖記而退園往遊退園旋返揚州將朝天北上瀕行復以此圖索題置之案頭略：未報忽已春盡夏來展卷諦觀圖為汪子研山所作堂中六人並坐者四携手而立者二旁列管絃絲竹一客隨一童徐：自外入院宇幽邃樹木蒙密噫此退園耶何其地似曾經者圖之外別無題識心竊疑之以詢汪子曰斯固揚州之退園而非泰州之退園也公在圖中望為退園作圖望亦在圖

中公胡忘之先是正月二十二日退園招飲於四照軒主賓凡
七人為晏彤甫先生姚子仲海劉子文楠許子秋槎徐子東園
泉子與研山唯文楠及予不善歌是日也雲陰如晦欲雨不雨
庭卉鬱鬱皆有生意相與脫畧形骸快吐哀曲聽繞梁之音醉
缸面之酒晝兼卜夜樂不知疲回憶已已暮春子來揚州僑居
於此者計六閱月亦曾作退園主人而不意今乃復作退園之
客也退園有兩退園而予則僅一夢園空屬之夢即所謂蜀山
草堂者雖種松成林而誅茅未就夢園安能與退園相抗哉夢
園近治文宇作韻語聊書此以當嗶引老厭簿書性耽泉石尚
思偷閑為海陵遊謀之娛園主人放櫂曲塘流連把盞再作第

二退園圖記也

鹽課司祠記

國家鼎革之時欲忠於君則不暇愛其民欲愛其民則不獲忠於君孰是能兼之者有人焉既愛其民復忠於君始也殷以赤子為念而望風納款俾吾民不罹鋒鏑之灾民幸生矣而已則死之幾、乎降志辱身願忍之須臾依然完名全節用智行仁由權反經烏得以卑官下僚而忽之哉陳太史寶告子曰呂應興永康人崇禎十五年由吏員官富安場鹽課司大使順治三年大清兵下揚州分偏師徇屬邑循范堤而南將至富安三里許應興易服辨髮迎謁道左王師轉旆而北應興曰吾為百姓地耳身是大明臣子豈怯一死耶遂改服勝國衣冠入

署自經死是時兵過處不無蹂躪安豐吳嘉紀詩云我昔避亂
初還家谿上髑髏多似瓜蓋紀實也富安兵不血刃閭井晏然
民敬而得之私立廟祀呂公曰鹽課司祠今尚存在大使署之
右其迎師當河厓缺處呼為止馬缺耕夫野老至今猶稱道之
惜乎府縣志之佚而未載也予嘉呂公臨難從容機變果決脫
非其平日有忠君愛民之心一旦事起倉卒焉能若是之不媿
不疚也歟公保吾民、敢忘公俎豆千秋來格來享爰勒諸石
以詔後之官斯土者

安豐三先生祠堂記

濱海之區荒僻狹隘而一時講理學有人擅歌詩有人治古文
博通書史又有人鄉之人化之越數百年沐其流風餘韻久而
不忘而為之立主迎神馨薦俎豆俾後生小子有所矜式奉為
依歸如安豐之三先生祠堂誠盛舉也光緒丙子陳百生太史
告予曰里人重修文昌宮因醵金建堂三楹於左偏祀三先生
以示私淑之意敢乞為文記之予曰曩在嶺南林薈谿為予言
陋軒詩品格絕高索之坊間不得及來邗上詢于漢卿曰有之
為覓得一部讀之真撲雅澹動與古會宜其見賞於漁洋舟次
兩公也若心齋石袍予不知其詳烏乎記百生曰心齋先生師

事陽明以良知為宗身體力行誨人不倦陽明既歿海內宗之
事具明史及王氏遺書石袍先生與野人先生皆明之遺老野
人明季應童子試入本朝隱居不出石袍則學宏富有武庫之
目康熙間著中十場志有獨善堂文集行世予乃作而言曰安
豐人士抑何其耆古嚮學若是耶三先生皆獨行君子當其時
無赫赫名心齋顧猶為正史所收書傳海內彼陋軒之安於陋
方以為人笑其陋獨善堂之甘於獨善方以為人議其獨善蓬
蒿伏處固各有不得已之苦衷生且弗求人知而詎意身後反
獲與心齋鼎峙耶斯堂之築度必太史主之予尤嘉其同志之
多而落成之易也是烏得以荒僻狹隘目之也歟詩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之_二所恭敬者乃
三先生所典刑者乃三先生發微闡幽了不存世俗之見嗚呼
斯可謂善鄉斯可謂仁里已太史當臆予言

重修嵇公隄記

通泰間舊有捍海之堰袤延百四十二里建自唐黜陟使李承實久而傾圯宋天聖二年用監西溪鹽稅范仲淹築隄之議遂以范公名迨瀋熙八年趙伯昌修葺之元則詹士龍請發九郡人築之獲石云逢詹再修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記明成化中一修於雍泰再增築於楊澄則有楊公隄之名 國朝雍正十三年河督大學士嵇曾筠以拊茶角斜二場范隄去海尤近工最險舊隄崩墊難禦潮汐請於拊茶築新越隄一道工長五千三百五十七丈民便之於是又名之曰嵇公隄百年以來隄為波濤所齧彼蚩之氓命懸海若直東風夜起鳴鉦熱炬勾衆畚

土無少休徐剛毅公少居枌茶稔其害咸豐十年奉命督辦
本籍團練枌茶父老走相告曰吾儕小人危在旦夕幸公有以
拯之東南軍事方亟大府檄行畝捐助餽饗都轉喬公松年主
其事剛毅議劃枌茶場竈田泉東臺縣二都畝民田之坵枌茶
者總若干畝應捐錢若干貫作修隄用民輸民董之官勿問喬
公贊之大府不盡以為然剛毅曰脫海水從枌茶入則裏下河
田廬漂沒將涵灌之弗保尚何有於畝捐乎卒從剛毅議搏節
軍儲以資公作遂復稔公之舊加堅實焉隄成之歲雖有狂飈
驚潮枌茶之人晏然無恐剛毅既殉難於閩枌茶人思其德僉
曰禦灾捍患我公無媿於鄉賢宜建祠以祀之時喬公寓泰州

方欲上其事於當道旋以北上未果陳太史寶為濬頭言濬頭
曰剛毅之先有明僉都御史諱耀者奏免揚州飛派鳳米二萬
石有奇又泰州比歲水旱疏請漕米改麥鄉人感之請祀鄉賢
建專祠今剛毅能繩其祖武以鄉人保衛桑梓繼稔公而修葺
之隄即以徐公名亦奚不可者范楊之後至公而四賢哉剛毅
功德在民馨香無忝縱時閱十餘年之久尚可請於朝也

三橋考

揚州東郭外十里衆水所潴曰廖家溝曰石洋溝曰董家溝三溝相間共八里厥初涓涓細流故號曰溝皆支略約以通行旅三橋之名未顯也顧鳳凰壁虎諸閘之水胥匯於此入江激蕩既久乾隆中廖家溝東西徑四十丈見於桂林陳文恭公奏疏至道光二十年浸寬百四十丈而石洋董家二溝亦皆變而成河於是始有三橋之役揚之人公議廖家溝築磯心二以期鞏固所費不貲且事關河渠水利請有司白諸河帥時則可其議者為吳太守葆晉輸欵最多者為鹽商色振興橋因以萬福名興工於二十六年直至咸豐二年工始竣石洋溝橋則二十

三年仙女廟衆姓捐修董家溝橋則與萬福橋同時並建郡中
岑氏倡捐其不專者衆姓助之二橋咸以溝名此三橋初建之
歲月可考者也迨咸豐三年粵寇犯揚當事恐其東趨通泰也
飛檄去萬福橋遏賊踪居人設舟以渡暴風驚湍屢占減項行
者病之同治三年金陵克復將軍富明阿公疏請重建萬福橋
而以其事屬運司李公宗義工甫興而富公請告李公亦遷擢
去工遂止洎六年之秋兩江總督曾文正公檄候補知縣李克
勤來揚修造萬福橋董其役者廣西候補道署兩淮鹽運使程
桓生揚州府知府孫恩壽磯心遂增而為四橋長百五十二丈
有奇桓生有碑紀之石洋溝橋則九年重修長五十二丈五尺

董其役者為江都縣知縣戴元履董家溝橋則十二年重修長
二十五丈五尺董其役者為候補知府李光熙三溝既已成河
其始不過村氓以板船載灰土出江希圖漏稅繼則商賈因緣
為奸公然驀越常鎮兵備道司揚由兩關以稅為重曾經勒碑
示禁自癸丑之變闕淪於賊雷侍郎以誠創行釐捐勢不得不
改道出江為一時權宜之計商賈稱便闕卡並設而從前之禁
弛矣往來撞擊橋樑易損萬福橋有磯而石洋董家二橋則無
之是又官斯土者之不可不防其弊焉

紀遊

予生於京師四齡隨先大夫遊吳興山則道場金蓋水則苕溪
 碧浪湖小沈瀆亭曰窪尊洞曰黃龍臺曰愛山堂曰六客白鶴
 汜今五十餘年猶能彷彿道其一二十歲時先大夫罷郡居杭
 州隨先妣楊太夫人游西湖昭慶雲林淨慈諸寺鄂王墳表忠
 觀白公蘇公二堤斯時尚不能詩歸至潤州泛大江舟中望金
 焦二山弗得登過六合遊於汪氏之園曲房窅窳以頗黎為窗
 牖五色迷離心輒艷之抵烏衣鎮寓蔣氏行飲封缸酒甘之入
 醉鄉蓋自茲始還鄉侍先大父讀書時遊豫圃年十四赴郡
 試始遊第一山竹林寺龍興寺歸途謁明陵十七歲辛卯應秋

試始遊白下是冬入都贅於周文勤公家所游漸廣甫作韻語
壬辰留京師應京兆試九月歸里自是甲午乙未丁酉三試金
陵所謂邢園隨園清涼山功臣十廟莫愁湖白鷺洲皆闌一遊
三場畢即匆、儼裝弗能暢也迨己亥之春偕子健三弟北上
至辛丑四月乃歸里此兩年中推襟送抱賭酒看花無日不遊
卒至牀頭金盡三弟罷學而仕需次吳門予則歸里以有債負
不敢告先大夫請作邗上之遊許之兼往雉皋訪范廉泉大令
過素浦訪趙迪齋心泉昆仲而邗上則唯交鍾小亭孝廉一人
以故白塔紅橋平山谷林二堂桃花庵法海寺諸名刹僅一至
其地然得詩已不少矣壬寅再遊京師忽、八稔銜恤而歸時

家道中落予居春明久債臺山積猝遭大故屏當無計倉皇典
衣乃得買舟由潞河南下營寔安畢庚戌之春謀作嶺南遊楊
太夫人初不許嗣知予逋負甚巨姑命之行出門時太夫人垂
涕戒勉予亦哭失聲遂由廬而皖渡江至菊所省三叔父調臣
公復偕子嚴五弟渡江而北子嚴以優貢入都予則挈舟東下
寓白門者兩月寓吳中者兩月寓西泠者月餘甫泛錢塘江達
於常山陸行抵玉山復買舟過溪聞粵東有土匪之亂孫雪筠
同年留住衙齋半月始登舟泊南昌又旬留月餘至贛州度歲
越明年度嶺而南羈滯羊城者六閱月於仲夏二十八日發珠
江七月十一日至曲江有覆舟之厄幸而得生屈指生平數十

年來以茲遊為最遊必有詩凡所經歷友朋餽饋感不去懷每夕歸輒濡豪誌之哀然成冊署曰南遊日記嗚呼孰知竟為波臣攫去耶遊草亦委波濤索之勿得嗣於庚申再至嶺南雖獲友人鈔錄副本見詒願所存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尤可痛者楊太夫人棄養余方在嶺南未歸前此幸成進士未能乞假歸省致抱終天之恨今又以遠遊遽失所恃嗚呼百死烏足贖此辜愆哉紀遊至此於邑懷楚筆不能下而四十以後之遊蹤見諸詩者固無弗備云於山未登五嶽於水未涉滄瀛於行省未至者九予之遊奚足言遊哉佗日遂我初服竹杖芒鞋方將放浪於山巔水涯探幽選勝脫羈縛任逍遙予之遊初未有艾也

沈栗仲道寬先生絹本山水畫冊記

濬頤既為先生作家傳而彥徵觀察復郵寄先生遺畫二冊屬題濬頤非知畫者第十餘年來收弄古人名蹟日多遂於此道相近覺畫家妙處尤在氣韻不徒以規撫形似為工也爰分觀之其一寫春江之景烟波浩淼空濶無際峰巒浮於水面隱隱更露遙山一角扁舟乘潮而下濱江女墻竹樹蒨然垂楊之下桃花如火危檣矗立候風啓碇其二乃發墨為戲作米家山有點無皴濃淡相間橋梁屋宇如一筆書淋漓滿紙至今猶濕其三用淺絳法專寫一峰蓋是秋景山坳丹黃錯雜危亭翼然山脚平坡衣朱衣藍二老人曳杖而話有登山之意其四則與雲

林無二疏、落、信手塗抹為山為石為樹為屋不似之似神
乎技已其五更闢奇境漫空濕雲倒挂石壁欹側欲墜其下紅
葉翠篁老杉枯柳掩映多姿有屋數椽外樹木柵此中高士迥
異塵俗其六亦作秋景雲滃山麓泉流澗底層巒疊岫空靈生
動遠村近村靡不幽曠雖云尺幅六法都備其七與第二幀用
法同而實異彼雄此逸彼整此散彼道勁此動宕彼以板為活
此以斷為連絕無重複之處可謂神品其八則畫樹學雲林畫
山學襄陽高淡渾成自出機杼用法而不泥於法此種境界最
為難造統觀全冊不名一格奄有元四家之長濬頤雖無畫筆
尚知畫理獨惜予生也晚弗獲追侍先生几席親見含豪吮墨

時也

栗仲先生紙本山水畫冊記

濬頤無似既久宦京師違侍先大夫左右重以故鄉兵燹啖蔗
軒遺墨零落殆盡僅存先大夫所書反經箴及元秘塔一冊又
家仁甫弟歸予大楷十二幅刊於嶺南及來揚州楊蘭坡姑丈
以先大夫所贈雜臨行楷二小冊見畀亦鉤勒上石嗣又購得
大楷十二幅並舊藏楹帖六尚擬彫鐫黎棗以廣其傳彥徵與
予同志話山草堂墨寶方且次第上石用以表揚先澤而所藏
二畫冊則尤為珍秘不輕示人者今乃賚之渡江倩夢蘭索予
題識八幀者予已作記適齊安玉谿至安風工畫因以眎之安
諦視良久喟然曰二百八十峰樵人乃本朝大家足繼四王吳

二知軒草
憚而起近代以來罕有其匹此冊尤為神化莫測無上妙品恨
吾當年足跡未到三湘親災門墻得聆畫訣今老矣奚能為予
反覆披閱信如寔言詩家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者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彥徵與予固皆日以訪求先人遺墨為事者前之
予遇蘭坡姑丈仁甫弟今之彥徵遇叔平比部為人子孫護持
丹青簡翰而不以自私洵乎古道可風非巧偷豪奪者流所可
同年而語也予兩家其永寶諸

京口義渡記

揚州之南鎮江之北中為天塹以限行旅非舟楫不足以通之
風濤險惡時虞滅頂於是乎南北兩岸皆設救生局以紅船救
生由來久已頗有民渡而無官渡艇耶扁耶瓜皮耶蜻蛉耶操
是業者率游民罕土著也劫其財戕其生往來為過客害濟人
而不利於人雖渡猶弗渡也義哉五君子曰餘姚魏昌壽嚴宗
廷泉昌壽之妣銘上虞經元善沈瘦珊服賈於斯心焉傷之而
昌壽首為之倡謀立義渡白諸沈仲復觀登趙粹甫太守僉曰
善捐奉助之此同治十年九月事也越明年四月船成而舵師
篙工所需至巨昌壽復請於當道集市廛之所謂五業者月捐

貨若干董其事五月一輪周而復始計費猶不足昌壽遂渡江
來謁予嘉其志方思有以贊襄之會仲復移節滬上繼之者為
李叔彥觀察而主儀棧者為薛世香觀察公議義渡之費每歲
約需六千緡鎮江南得三千緡其半則由棧籌之適張振軒中
丞權總督事如所請行因以四船泊鎮江南岸以四船泊七滬
口北岸又以兩船泊瓜洲戒舟子不得取渡者錢上燈則止渡
立禁約八條遇顛風斷渡時兼使救生其用與紅船等商民稱
便而仲復更白諸中丞籌撥銀三千兩俾昌壽建局一所築普
渡閣及南北兩岸馬頭十二年五月普渡閣火昌壽告予曰公
毋憂昌壽必不令半途而廢也迨光緒初元復修普渡閣九月

北岸之工亦歲予聞昌壽病殆垂不起恍惚中若有冥役至榻
前告以君數當盡因叛義渡行善不倦上帝命延算一紀為世
人勸次日果霍然言者非一信乎其有徵也曩予與仲復欲添
設救生船以費絀不果而何幸五君子者之發此宏願而又得
魏君一人身肩其事雖遭折閱困頓而始終勿懈孳孳然克底
於成也天之降福誰曰不宜

重修董家溝橋記

去揚州東郭十餘里芒稻河之西三水出焉曰廖家溝曰石洋溝曰董家溝、皆架木為橋以通行旅廖家溝之水最寬工至鉅故以萬福名其二橋則以溝名之發源於淮泗滙為甘棠湖迤邐至六閘金灣東灣分注為溝者三上游盛漲奔騰而下勢如千軍萬馬奮迅剽悍無橋而渡時有覆舟之厄萬福橋向築磯心者四足以持久自同治六年重修後至十三年冬因山東黃河民堰衝決下游胥受其害橋樑間有傾圮予商之卞頌臣中丞朱顯庭叅戎以官工費無所出且虞侵蝕浮冒創為民捐民辦之舉甫一月而工畢石洋溝於十年重修董家溝則亦於

十二年重修越一年而驚湍急溜其勢洶、舟觸橋樁中斷董
其役者為李太守先熙曩以保固十年為期一旦罹此不測走
告予曰先熙例應賠修惟力有未逮乞公援之予知太守任事
之勤而操守之潔也曰是非君罪為白諸大府罷勿問別籌修
橋之款亡何太守喪母至先緒元年孟冬奉匱乘番船返粵抵
南澳觸礁而沈以身殉母揚之人無不傷之而橋工猶未興也
於是有議改設浮橋者有議遷地而築者言人、殊且以費不
貲莫敢過問橋之廢也將一稔使民病涉於心安乎乃謀諸中
丞及顯庭偕徐仁山觀譽各捐廉俸以為之倡並募捐於同人
請當道復仙女廟之橋釐以補不足爰於十一月朔開工共推

顯庭一人主之顯庭諮於衆思為一勞永逸之計僉曰非仿萬
福橋之築磯不可願欲築磯必先於河底樹樁欲於河底樹樁
必先戽乾河水欲戽乾河水必先建堵水之上下兩壩衆皆難
之顯庭則毅然獨肩之衝風冒雪孳、不倦遂於二年四月二
十四日合龍工竣乃欣然曰可以慰吾死友已計用木三千六
百有奇用石一千八百丈有奇磯高二丈九尺五寸共三十層
圍徑十丈有奇樁之外四面各寬八尺圍徑十三丈六尺有奇
橋寬一丈九尺長二十九丈橋之金門十七座壩費則三千六
百緡有奇磯石橋工則一萬九百緡有奇當兩壩之甫建也春
潮怒生旦夕涌溢一綫卑隄屢瀕於危二月十五日夜水與壩

平尤為險絕禱於觀音大士前幸叨佛力風止潮退壩獲無損
乃於橋之左建觀音閣焉董事某、泉捐者姓氏出入款目既
書一通俾勒於石而予重念夫畚揭之艱經費之繁雖屬眾擎
易舉然非有顯庭叅戎實事求是鉅細必親而所用者又皆鄉
里正人好善君子烏能若是之完美堅固也哉用特表而出之
以諭來者

今雨樓圖記

舊雨軒圖向為養志園主人所藏予來揚州偕玉谿叔平聯句
題之倏已八稔而少湘又以茲圖屬題噫今雨其果如舊雨耶
今之樓其果能如舊之軒耶予久不至公路浦既弗獲作舊雨
軒中客亦未嘗為今雨樓上賓予奚言會登蜀岡過養志園詢
之主人主人曰舊雨軒在嘉慶間為陳勇生司馬故宅有春水
舍團、香月亭之勝先大夫得之增葺十二琅玕館小謨觴館
迨仲兄湘山又於隙地闢屋數楹疊石種花即所謂舊雨軒也
一時名流如牟一樵嚴問樵譚桐舫昆季皆軒中客昌遂與寶
之讀書其側繪圖者為錢唐錢叔美會仲兄下世捨匪南竄軒

燬於火昌遂以負官逋輸其地為常平倉寶之僑居揚州流水
橋高密單伯平徵君為署今而樓額蓋思舊而而有是名初無
樓也既而寶之補官海州以浦上為舊遊地仍卜居焉光緒初
元得汪氏觀復齊遺址構屋數十楹屋後則畚土為山編槿為
籬略仿舊而軒之制即以今而樓顏之而寶則無樓也昌遂喜
寶之克繼先業因以舊圖歸之寶之倩山陽趙冠三畫今圖共
弃一篋徧徵題詠趙君之兄子喬亦舊而軒中客也汪氏在乾
嘉間為清河巨族廣厦千間已山員外好賓客座上常滿有質
庫在所居之南曰字號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釵釧之餘故曰萱
字號太夫人誤呼之遂有是名道光中葉汪氏家中落字號萱

已閉歇其簿籍猶有以萬金購之者聞其盛時鰲山燈為天下
冠浦上人沆今能道之當先大夫得男生故宅汪氏方鼎盛及
先仲兄築舊而軒吾家與汪氏相埒今寶之復來卜居汪氏固
已式微而舊而軒更不堪過問矣予聞主人之言喟然曰盛衰
之感彼此有同情焉治谿故里先大父豫圃亭榭池沼幽曠絕
俗嗣先大夫又得先伯曾祖碧岑公所居之半園雖地僅數弓
而牡丹高與人齊姚黃魏紫斑斕奪目老桂扶疎香聞遠近春
秋佳日招友朋觴詠其中鄉之人爭羨之今則烽烟灰燼瓦礫
荆榛予不得已棄舊圖新卜居肥上甫搆忍齋於東郭內而西
郊之蜀山草堂則繪圖作記堂猶未成也以視少湘之舊而今

而聯翩接踵規模式拓堂構無慙予何能及之哉抑予更為少
湘勸勉曰屏華尚樸安陋葆真不耽逸豫夫乃堅定今兩可樂
舊雨尤不可忘也

吳門出難記

予與王谿相聚於揚州八年之久知其大難不死行誼卓絕為
今之古人每向之詢當日亂離情狀輒歛歛為道一二弗能盡
也日者手一冊見眎曰吳門出難記且告予曰子平日所問於
予者具備於此惜乎拉雜不能成文子為我刪而存之可乎因
撮舉其畧曰咸豐十一年庚申四月十二日學裘寓吳門友來
巷聞粵寇逼近會城因遣從姪富文奴子平福偕兒子功成往
尋張蘭坡借去避難之船予待船來再携媵屬出城予偕三弟
學斗訪周大令伯閑於元妙觀則已遁去就茶肆飲薄暮始歸
三弟居臨頓路相距才數里是日：先異常映牆作血色夜思

成兒不寐達旦甫欲出城而賊於四更破城而入巷內聲洶
予亟命媵屬暫匿於所居之側輿夫矮屋中予則携青蚨三百
懷乾棗泉一撮金課書一冊扶杖出門小童阿喜持雨繖隨其
後行不數武一賊踵至年可二十許其色甚和問予奚往以何
為業予詭曰賣卜將出城謀生計賊舍之而去予行至西巷口
遇一紅衣騎馬賊羣賊擁之而趨問予盤門在何處予指令向
西北意將隨之出城馬速追弗能及過王府基見叢叟間男婦
紛、露處予曰此非樂土宜早出盤門衆諾而行予扶杖緩步
聞一賊呼予曰止、回顧則見老少二賊手無寸鐵比肩而來
亦詢予何業予對如前索予懷中物以錢予之不受示以課書

領首縱予去時阿喜已不知所往天將夕徬徨入人家後門院
宇深邃由庖而室而堂而廳張燈懸綵四無人聲予徘徊其中
倦則隱几而卧亡何日暮信步至後堂登其樓則是新嫁娘所
居者羅帳錦裯宛然在目案有果餌因飽噉之惜乎無茗遂登
牀擁衾酣睡天甫明聞人聲起懷所携物曳杖下樓至前廳遇
木工三人似舊相識駭予居此儻賊至索財將何以報幸速去
毋少留予詢若輩將何往曰屋主人命吾三人守屋吾三人奚
能為亦將去矣予喜與三人結伴行、未里許遇衆返自盤門
齊門者曰門皆有賊守之不能出予折而回至干將坊巷見一
水船柴房有小樓登而少憩飢則啖棗欵見一人携幼子而上

予招之同坐詢之曰我有一妻四子妻與三子皆為賊擄予携幼者將往尋之分棗與幼者食又見一人登樓耳語曰此為吾業驚柴水度日賊來擄吾妻吾夜宿林莽中旦歸取食因出大甕所藏角黍分以餉予；嫌其冷且告以食棗不飢問予居何處予告之詢其姓名曰吳桂山予見其人樸誠因假屋以居俟得聞出城偕往江北可乎桂山曰諾讓榻於予已則卧樓板上是夜城中火喧譁不絕於耳聞對河賊索金帛有投河死者凭窗目睹心為惻然日間幸無賊蹤迹至此予睡至四更遽然心動亟呼桂山起曰此樓不可久居汝速送我歸寓桂山随同下樓中途見尸骸橫地紆道避之至友來巷啟門則老僕張元小

童阿起應門而出窺室陳姬潛處鄰家與老嫗聞予歸請予至彼煮粥食予云昨夕結女伴出城不果而返小婢如意已為賊擄翌晨見賊往來搜括千百為群幸不傷人云偽忠王有令不許持刀入人家十五夜二更後予命老輿夫出所囤米三十餘石分送四鄰貧戶；三斗汝亦取三斗食完再取輿夫勸予留米勿以予人予曰汝烏知之賊數日後必按戶索糧多藏無益也汝除分送之米視倉內尚存幾何曰八石有奇汝取幾何曰五石曰事敗矣汝一間屋而有米五石賊斷不汝留也其分匿他處輿夫唯；而退未十日賊果來索糧輿夫米盡為攫去獨予所囤之米獨存故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城時訖未絕糧也

半月後輿夫與其二子皆被擄其妻與幼子幼女尚居屋中一日白善橋大士閣火賊拋大士象於廁中有人俟賊去出象於廁淨滌之奉安閣上香火如故未幾三弟來拉予出遊過富人

之居入其門闐其無人登其堂燈巨於缸至其室光明輝爛登其樓則八寶為牀四面皆嵌頗黎繪秘戲圖曲房複室使人心醉坡公詞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子乃親歷其境耶三弟婦程辛田先生之女生一子甫七齡賊入城弟婦死之三弟携子入賊館遇賊之偽文職官詢弟家世賊頗知先子文名待弟頗善日令刈馬芻夜則擊柝一更後聽弟眠父子同居勿禁故至三年克復得保舊居父子皆免於難此其中殆有天

為忽、秋孟子方安處於天空海濶之居二賊突至延予入館與金陵某先生彈琴詠詩為文字交屬勿見卻予以昏花老眼病廢之人館中安所位置其善為我辭焉二賊遂去越兩日又有四賊至予瞥見之即從巷中逸出登對門小樓潛身於屋檐下賊搜得之訝為妖一賊曰殺之可乎一賊曰不可一賊曰拋之下樓可乎予大呼曰偷生數月不如墜樓而死之為快也語未畢賊推予下墮瓦片紛、如雨恍惚間若有人掖予坐於井闌之側豪無所苦色不變心不動二賊下樓見予狀曰此真妖矣不殺不可一賊覓石撞予腦骨、無損忽見一賊首至怒批二賊之頰曰安民已久何得溷入人家以石撞老人頭白諸侯

王汝臯當死二賊駭而竄予徐：散步以歸大難不死至今思之猶慄：也八月予方撫琴有金陵為賊者六人闖然而入二賊守門四賊呼七十七歲之陳姬導往內室予曰老姬耳聾汝有事儘可問予賊遂呼予進予懵懂不知畏懼既入內賊索予金曰予本無金即使有之陷城半載已為他人索去爾來晚矣賊怒先鞭陳姬背姬啼予叱之曰忠王安民已久汝安得如此不遵法度賊益怒以長繩繫予左拇指擲其半於屋梁之上賊抱持予一賊牽繩下縋予身重與賊相抗賊無力不能舉予起方危急之際忽聞堂前呵殿聲四賊皆遁予自解縛同陳姬出不見一人詢之鄰翁乃知比鄰毛氏媪來予家求火守門賊

拉之入媪叫號直巡街羣賊過此聞聲而入械賊釋媪五賊踉蹌而逃予又得免此厄終日以琴書自怡不復問門外事偶出遊遇短髮頭陀熟視予遽問曰先生姓齊否予曰然師何以知曰某乃甯國祠山廟主持僧先生於某年薄暮過山寺宿蒙貺番銀四餅先生乃忘之耶予延之至家詢其何以來此僧歛歔泣下曰廟中十三衆皆遇害僅留某不殺脅從至此欲歸無路願先生指述予教以出胥門過東洞庭抵湖州登岸便入甯國界待時而動萬勿造次僧拜謝而去楊敬之者白下手民其父為小吏死於賊敬之得雲騎尉世職曾為予刊書三稔甫歸家即陷於賊偶至吳門訪予持巨室所藏法帖名畫古瓷衣裘見

贈予歎曰家藏金石丹青縑緙贖身陷危城皆非我有尚敢
妄取他人之物乎速將去敬之笑曰我孑然一身留此何用因
先生者古聊爾借花獻佛耳言罷徑去無錫東庭鎮張某為村
中訓蒙師多男無以為生遣其十二齡幼子名壽康者服役予
家予令之磨墨伸紙甚勤謹予甚憐之既長予薦之友人為宰
官者得多金辭其主返東庭市布賊擄之至此詣予拜而啼予
慰之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得聞而逸庶可自保麾之速去恐為
賊所側目也一日來一世家子方面大耳年二十餘從者十數
人屏退左右密告予曰夙仰先生名來此訪求半月今得一面
幸矣詰其姓氏里居笑而不答第云吾家四十餘口盡死於賊

一身甘受偽職統領萬人所以忍辱不死者將圖復讐耳先生
曷為不早避地而陷於此乎曰予故有舟為友人所假不歸故
罹此厄某曰無憂先生何往小子當遣護將送先生出大江南
北皆無阻滯予以死守先人手澤不忍輕去答之見予筆筒中
有退羊毫愛之予贈以二管褒之而別後遂杳然此九月間事
也一日三弟過予偕往干將坊茶肆見春桃當壚淪茗春桃者
故人黃穀原之婢也兒醜而心慧匿穀原之姬人俞氏於密室
不使賊見已則設茶肆以養其主母真義婢也三弟曰弟幼時
好射龜為箭的龜死無數賊未至之先弟以黃白珍寶諸物窖
於陸氏廢園墻腳亂石之下一日龜出望天有二賊童見龜捉

之龜入亂石爬石覓龜不見龜而害物遂為賊攫去豈非射龜之顯報哉又曰弟偶至古寺見羣賊開棺出尸植立於牆若鬼陣然有一少女之尸兒如生羣賊方戲弄之弟不忍視遽出寺門兄弟二人行至瘟將軍廟見所謂瘟將軍者土偶無頭體再視之則赫然紫面挂於旂竿之上蓋賊所梟也入東禪寺見諸佛象破腹斷臂斬首斫足者縱橫滿地象教之衰一至於此佛猶如此人何以堪又詣元妙觀三層寶閣、板無存玲瓏如鳥籠然柱礎為賊所碎空洞見底而衆柱懸空不仆亦一奇也回過干將坊巷四月避賊之柴房小樓一片焦土吳桂山不知何往矣十月初旬有新賊至友來巷占民居彼云打館予移寓大

石頭巷與偽官蘇福省知府姚某之屋比鄰姚本縣令降賊所居後園牆甚短與予屋毘連微聞其媵屬將易服偽為難民出城姚亦思逃之遠方云有悍賊將至不可以居適予舊鄰人蔡允三曩在吉勇烈公標下充馬兵現為賊之護將力勸予出城免為賊所害心然其言猶不肖拋棄先人手澤且盼大軍指日克復金閭庶乎書畫碑帖一板一石皆可無恙延至十一月冬至後我軍不至不得已決計出城允三先賄門者以什物兩袋予番銀三餅難民一口予制錢七百予則携杖挈物陳姬朱三太陳姬各有所持三太者俗稱也夫為府吏蚤寡避難同居故偕之出蔡允三趙長子則各肩一袋隨其後行至半途見一真

人立館前真人者賊目之婦也見陳姬與三太欲留為繡娘遣賊奴阻予行允三叱之曰此老兄弟之戚也無須留蓋賊之相稱無貴賤長幼皆曰兄弟云至閭門則門隘僅容一騎遇賊兵入城據鞍顧盼予六人者皆從馬腹旁側身而過既出城則見遍野皆賊之潰卒行抵湖田允三打館處窗牖晶瑩茵褥華美予至此心神交泰飽飯出遊回思六月陳姬病劇日惟飲茶竟得不死青蚨三百用罄忽得林乳娘寄存番銀十餅陳姬朱三太以之製餅餌售於人獲息以資日用予曾見賊目娶婦亦行親迎禮新郎以黃中裹頭衣藍繡袍黃馬褂旂纒紛々如迎神賽會者從者皆紅中乘馬數十百人又見饋物者羊豕雞鳧桃

梅菱芡之屬皆陳於桌々凡十其他見聞怪異之事難以枚舉予住湖田一月吳人趙長子覓得常州大蒲鞋頭船予偕陳姬朱三太陳姬唐文學文學者琴友色巢仙之弟子也色為道士予與文學素相識向在湖田奉母而居其母命之送予過江故同舟允三之室人亦隨行允三所託也趙長子夫婦二人婦任氏居陽湖東州村故同舟到東州村度臘先抵鼇背村登岸宿任氏支祠翌日至東州村寓任金寶家賃其叔屋兩楹金寶之伯父孝廉某杜門不出陳姬於是市牲醴以祀先人共慶一門得出坎窞也倏過歲除為辛酉元日鄰家排日招飲人日子作兩函託文學持書渡江一致通州石港于壻漢卿詢兒子功成

消息一致伍佑場王壻仁庵俾兩壻知予無恙仍在人間資斧
告罄厯存青蚨一貫俾文學為旅費文學欣然而往真義士也
予携金寶買小舟賃居停米三斗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半途
聞賊兵過舟子不敢行予笑曰賊中怕賊一步不敢行矣速去
有我在庸何傷舟子從之至和橋鎮見予家醬園鹽肆之屋十
焚其七遇張木工問諸友朋皆流離四散到徐媪家見其女白
大已長成未為賊擄見族叔達夫卧床病草不能語問弟妹消
息徐媪云去夏曾見之今皆逃亡莫知其鄉問城可入否曰不
能予悵：回東州村唐文學平福從石港回得漢卿書知成兒
在彼讀書安善趣予渡江寄予資斧予得酬文學之勞又浼文

學送陳姬返無錫允三之室人則寄居於金寶之母家致書允
三屬其自為料理蓋以少婦同行恐有不測難以對我故人予
則偕陳姬朱三太任金寶平福過江文學送至江干而返抵石
港泊北莊漢卿迂予笑曰外舅辛苦賊中來予笑曰三生石上
再來僧成兒見予崔躍而前予女見予形容憔悴潸然下涕漢
卿衣我衣食我食喜可知矣俄頃張蘭坡來見予忸怩以假船
不歸陷我賊中殊有慙色予則萬事歸之天命概不尤人遂了
却一重公案成兒欲讀文選左傳苦無其書予鄉人施魯堂於
石港設米肆招予飲並以二書贈成兒高誼至今不忘任金寶
者幼貧為人牧牛耕田捉魚習成衣匠苦其師之荼毒也逃至

少林寺、僧留之教以拳勇技擊奉僧為師、涅槃金寶歸耕
遇予乞提携願為兵殺賊以報國家予壯其言奇其技遂作書
薦之上海大營果立戰功官守備賊平退而歸農閒為拳師教
弟子采藥醫傷者一村賴之朱三太年四十餘無夫無子無以
為家予為嫁之迨吳門克復予往溧陽戴埠山脩治先塋重至
吳門遇允三則神氣健王皆大歡喜其室尚在予亦見之越一
日北寺前見文學市木器為業奉母與姊同居留予住一夕明
日途中收養避難幼童甫七齡無錫人載之歸泰州漢鄉寓名
曰添壽至十三歲予至上海也是園為應敏齋校刊陳龍川集
蔣劍人文集逾年添壽為人誘去七年後方石來過揚州訪予

云添壽已為伶工演劇於丹桂園足以自給屬石來勿向予言
石來本名嘉進其父在松江偕人以質庫為業父歿遭亂其繼
母為鎮江薙髮匠楊某以計姦之遂以嘉進為己子占其居市
骨董為適予至肆向嘉進購海浮石予直載石登舟而楊歸責
嘉進賤賣石槌之見血趣之詣茶肆覓予再索錢予見其血汚
衣啼不止心疑之問其里居姓名具以實對云我尚有姊孀居
在城我年九歲終日受楊毆扑我母亦遭凌虐我訴於姊、曰
汝姊夫死誰助汝者矧楊與吏役為友朋寃烏得白俟弟年長
再圖報復可耳三浮石皆我父物欲易之市履而楊攫錢去鞭
我再來索直否則將置我於死地時楊在樓下嘉進在樓上訴

於予座客聞之素稔楊不法事皆為不平而華亭張古愚明府
諸幕賓偕予茶話見之咸憤然予携嘉進入華亭署訴於古愚
遣役捕楊、遁嘉進交里正收養予不能待別古愚而就敏齋
之聘兩月後古愚命役挈嘉進持書至云案已結二年後屋歸
嘉進嘉進不欲居松江恐為楊害故來依予、命成兒教之作
字名曰石來不忘海浮也越一年書賈華秋江售書於予見石
來愛之乞為弟子予因以石來歸之予出難時聞人言城中收
尸局計收八萬九千五百有奇城外數相等則皆饑病而死非
死於兵吁可謂浩劫也已洎同治十一年林乳娘至滬上其子
以鎔銀為業至予寓陳姬歛之數日還其銀十三年鰲孫生即

招林撫之夢園主人啟予吳門出難事言之不詳輒以筆代之
如此予惟玉谿遇難從容暇豫神識堅定以卜給賊是其智以
米濟貧是其仁墮樓不死撞石不死繩縋又不死可以去已而
願戀、於先人手澤之不去是其孝更有大過乎人者玉谿之
由危而安由險而夷冥、中天相之而神佑之故骨肉完全白
頭健在鋒鏑無損鉛槧重親日坐隨安室中校刊其先世遺集
自號老顛吾以為玉谿固不顛不老也予為記之予之文亦藉
玉谿以不朽云

沈石田水村圖記
 古人云卧遊予則坐遊昌遊乎遊水村則見坡陀之下泊一舟
 老者趺坐左手垂竿而釣對岸枯樹槎枒下有霜楓掩映空中
 飛雁成陣境地固已幽絕過此則山石累：墳起漸多紅樹迤
 邐為平岡上有茆亭岡之下叢篁斜舞作風勢二人立道上一
 人倚杖拱手一人回顧而語遠峰橫亘天際其五湖之濱耶岡
 巒之坳隱然見牖林木蒼翳中聚村落款有長松挈雲天矯丹
 碧相間偃仰山麓而遠帆三五烟水溟濛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復有兩松卧地交柯蟠屈若龍若虬兩松蔽空下蔭軒檻一人
 危坐觀書不知門外之有波濤洶湧也俄為層巒疊嶂樓閣中

沈石田水村圖記

古人云卧遊予則坐遊昌遊乎遊水村則見坡陀之下泊一舟
 老者趺坐左手垂竿而釣對岸枯樹槎枒下有霜楓掩映空中
 飛雁成陣境地固已幽絕過此則山石累：墳起漸多紅樹迤
 邐為平岡上有茆亭岡之下叢篁斜舞作風勢二人立道上一
 人倚杖拱手一人回顧而語遠峰橫亘天際其五湖之濱耶岡
 巒之坳隱然見牖林木蒼翳中聚村落款有長松挈雲天矯丹
 碧相間偃仰山麓而遠帆三五烟水溟濛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復有兩松卧地交柯蟠屈若龍若虬兩松蔽空下蔭軒檻一人
 危坐觀書不知門外之有波濤洶湧也俄為層巒疊嶂樓閣中

二矢車
嵌約行數武得水榭為曲折深窅一人凭闌看水繼而高峯插
天其下多竹巖腹一村霞纈綴檐再上則階級高巖棟宇崇闕
可以懸揣得之至是又見湖水千章之木羅列山椒半山之中
介然成路一人戴笠策蹇揚鞭而行一童負杖尾其後揚鞭者
掉頭若有所窺蓋其後一人戴笠控驢追之不及云湖畔又有
一人坐船頭垂釣山盡處垂柳陰中復有小舟笠而漁者亦持
竿而非張網也有村為柴門中開屋數楹中央覆瓦旁舍編茅
一翁曳杖將入其下則更有謔廊宛轉達於湖濱峩然草閣一
人坐其中閣之外尚有數椽僅露屋脊至是乃得湖之正面風
帆在望浩渺無際恨不掉舟從之注目凝思情移神往宛然身

到水村而忘其為畫圖一幅也呼童以尺度之圖長三丈五尺
再觀石田匏庵兩跋乃知二老放舟五湖決旬之久快領水村
樂趣爰有此作其景真其境真夫豈憑空結撰迷離惝恍也哉
二老當日游之繪之流傳至今數百年不意續遊水村者之又
有夢園也夢園走筆記之以告繼夢園而遊者

青龍泉禱雨續記

光緒丙子閏五月二十四日揚州苦旱先是太守英傑與江都
令譚祖慶署甘泉令李德溥設壇於贊化宮城隍廟禱雨令僧
道虔諷木郎咒既三日雨未降濬頭乃率守令致祭青龍之泉
取水供於壇三日陰雲密布即降微雨復遣甘泉李令往禱於
甘泉山靈雨臺故址濬頭率守令又步禱三日至二十九日雨
六月初二初三日皆雨初四日夜大雨達旦滂沱霑足轉歎為
豐當祭泉取水時予與式梁太守約得雨築亭太守慨然任其
事今果仰荷神庥旬日之間醴膏普被渥澤覃敷龍之為靈昭
昭若此夫豈獨伽藍尊者見重於浮屠氏耶官斯土者固宜築

亭設幕歲時享祀以昭誠敬並禁民間毋得出汲俾神安其宅而民受其福迺為之銘曰

有泉近郭有臺在山蘇枯潤槁奚旱之患蜀井僅通尺木斯安飛騰九霄而我粒我玉虎表異銀牀降靈布澤行惠走雲驅霆

待月謬小記

謬埒於軒之東不能自立門戶夢園主人以其曲而幽也春夏之交治官書於斯文於斯詩於斯奕亦於斯或炎暑多蟲凍雨打窗則移硯小吟窩以避之如是者三稔已顧朝曦射檐則病明積陰如晦則患濕謬西因畏夕照安壁謬東則架涼棚下障之以籬外竹樹陰翳老人目昏每作蠅頭書太多輒苦之然而無地可遷也日者井南精舍落成擇突室居之明窗大几豁然開朗又有題襟館後碧琅玕清風徐引橫榻攤書黑甜有味主人遂別謬而去客難主人曰井南固佳軒東亦頗不俗往見烏衣國中子弟既營新壘便棄舊巢其性無常昧乎止足之

義有冥鴻過而見之曰嘻處堂者惡勞喜逸奚如我之翔於寥廓無入而不自得也主人胡亦若此耶主人曰吾於謬藏書於突讀書非輕謬而重突也非得突而棄謬也前之謬吾所度今之突吾所營而固皆不為吾所有也安知後之人之不樂處夫突而並樂處夫謬也客曰然則盍不以文張之主人曰善於是乎書

記青苗會

一昨雨中作書致養志園主人日晡時即得復函云雨隨書至不禁為之狂喜且云甘泉西鄉春秋社會有二一曰牛欄一曰青苗所祀之神則不可考牛欄在秋成後青苗例於秧苗插齊除草後釀錢為之今年則自閏月以後無雨草不能除鄉人因禱而隨時舉行男巫十數人擊鼓歌倡婆婆樂神其辭雖俚而音節甚古九歌云傳芭兮會舞楊枹兮擊鼓殆其遺意耶噫鄉人之勤於農若此彼蒼宜有以慰之予作書後城中又雨二次皆為風所劫入夜明星爛然天無纖雲涼颼拂衣大有秋意予以為必無望已迨將就枕則聞階下有聲半晌即止與日間無

異憂心如焚莫可告語不覺漸入睡鄉黎明又聞簷滴亟披衣
起呼老嫗詢之則云四更大雨不止今始衰旋至井南窻室奴
子曰夜來北風送雨至翻盆倒注田家可以霑足矣官之禱不
如民之祈釋道之虛誕不如巫之有恆在上者亦烏乎不用吾
民哉區區迎神賽會竭萬衆之愚忱以上感天心甘霖立沛官
何力之有為予曰此甘泉善俗也爰書之以儆惰農

轉徙餘生記

天下至危至險之境可驚可愕之事莫如兵戈盜賊奔走亂離
以弱書生廁身於戎馬之地虎豹之叢行權用智觀變察微談
笑從容不動聲色顛連困苦一若無事者然卒之出死入生化
凶為吉老親健在故里重歸名登朝籍心薄簪組作題襟之上
客稱抱璞之通儒吾叔平由困而亨由塞而通十年之中天佑
善人歷歷不爽讀所撰轉徙餘生事畧乃深嘆所遭之不偶而
學問行誼卓然可傳於世也叔平曰先生既為老顛作吳門出
難記奉恩荷先生知遇良厚亦願附先生以不朽予因就叔平
所自述者舉其大凡而為之記曰咸豐癸丑粵寇由鄂下竄正

月十七日皖省失守巡撫蔣公文慶死之先是壬子秋杪兩江
總督某公駐師於九江防賊東下忽於臘月下旬撤防遁歸抵
皖謂蔣公曰楚南謀報賊已垂滅某旋金陵辦理善後皖省為
上游咽喉君好為之可也某公言畢即匆登舟去時家君佐
蔣公幕言於公曰某公目動言肆神色張皇未足深信據道路
傳聞賊勢蔓延將及鄂公宜統師扼之於小孤必待賊臨城下
恐難為計矣蔣公深然之願為羣議所惑猶豫不決遂及於難
家君以言不見用知不可為於祀竈日挈媵屬歸隱數園在
吾邑南鄉距樅陽十五里先曾大夫讀書之所家君修葺之予
小子復為建廳事拓池館栽花種竹境地幽絕家君以先三伯

父無嗣命予小子承祧元配王氏歿續娶方氏景孟字曜卿側
室朱氏景桓字稚君曜卿居城中稚君侍家君自皖歸園予在
邑中度歲新正歸園省視曜卿曰賊事甚急設有不虞可速遣
人來既歸園警報日至因於十四日命輿夫暨僕從共四十餘
人至邑天大雪平地深三尺許延至二十日杳然心輒慮之二
十一日漏二下斗聞剝啄聲稚君笑謂予曰夫人歸矣予曰否
否啟門僅一人恐非佳兆啟戶果見一輿夫踉蹌謂予曰殆矣
予問夫人何在曰十六日甫抵邑趣夫人出城十九日就道雪
深沒脰日才行二十里今日薄暮始至義津橋投逆旅皆不納
借住張為霖家張遣某寄語云今夕尚無事天明即不可問予

二知車
曰奈何曰彼處諸亡命鳩衆萬餘將以詰旦起事夫人烏得歸
吾家距邑城百二十里義津橋界乎其中為大村落為霖者少
習拳勇任俠可敵萬人老為善士年逾七十猶徒手能入白刃
鄉人皆敬而畏之固與予善斯時村中聞輿夫歸皆來問視聞
輿夫言同謂予曰事急矣吾儕平日荷升斗惠無可報公如有
命不辭也蓋遇凶歲予必質衣物市穀按戶賙之故衆云然予
謝曰諸君高義可感然彼衆難與力敵惟煩某、等三人偕予
一行也可輿夫感額曰夫人已難護衛公去不更受其困耶予
曰非爾所知省垣新隘道路行人晝夜不絕酒壚茶肆夜戶弗
閉三人者工口辯予令飽餐各予錢二百分三起行教以有酒

壚茶肆便坐飲就問賊消息者佯謂之曰今日薄暮樅陽有向
軍門告示云賊係軍門擊竄者現統大兵尾追即至爾百姓各
安堵無恐如敢從賊大兵一到拏戮不貸三人既去予乘肩輿
後行塗中人絡繹爭問消息予以教三人者語之僉曰頃有人
所言與先生同當不誣比至義津東方將白羣不逞持械執梃
蠱屯蟻聚張宴遲予見予至欣然曰先生來甚善可與夫人同
歸矣予正色大呼曰窳以鄙人為內子來耶鄙人奉老父命恐
頑民藐法妄為向軍門大兵到玉石俱焚特來勸諭以敦鄉誼
因舉教鄉人言告之窳拊掌稱快請予至東嶽廟公局廟故有
劇臺乃於臺上設皋比延予入坐予復申前說侃侃而談且指

二知車

陳利害鋪張其詞當是時觀者如堵皆俯首下氣紛：若鳥獸散張變大悅予與曜卿偕歸此行也不惟曜卿生還即庾庫富家皆賴予一言得以無恐三日後各鄉舉辦團練幸而未及於亂鄉之人至今猶道之是年十月慟遭本生先妣史太恭人大故越明年甲寅冬免喪會江蘇方伯倪公良燿代辦巡撫以軍事孔棘寓書相招予固在幕府以鄉試暫歸寇至不能再往賊既陷皖順流而下竊踞金陵孤守一隅並無餘股可謂窮寇其時倘大集援兵環而攻之不難揃滅否則上游東西梁山諸險隘屯重兵過其歸路亦為善策乃當道計不及此長江兩岸漫不設防賊復分股回竄以皖為巢從此上下往來勢成犄角而

東南遂不可問矣予奉倪公書請命於家君諭之曰倪公平日待汝厚時方多事磨盾草檄亦堪報國汝過往我老尚健汝諸弟在左右汝行矣勿繫念妻孥以我藉口也承命做裝稚君脫纏臂金納予袖予卻之其實囊中只朱提五兩易錢十千命二僕從由樞陽登舟至上三山舍舟而陸屨餘錢三千有奇乘小車越三日始抵高淳宿田家明發入城投逆旅僕告囊空命往尋質庫僕曰縣甫收復那有質庫正躊躇間歛見一美少年從外來裘馬翩翩容止甚都手籠銅火爐指點僕從料簡行李是昨夕在此宿者忽問予邦族予告之遽問曰貴族叔平先生相識否予笑曰即某也其人伏地拜曰先生父執意外邂逅幸甚

予叩其姓名曰起恒汪氏籍旌德舅氏朱美堂與先生交非父
父執而何予始恍然詰其何往曰某有質庫在漂陽歲暮往會
計昨宿此頃已覓舟渡湖高淳至東壩有湖寬三十里非舟不
行因請予同舟予笑謂之曰頃命僕易錢未得不能從子行汪
即命僕以錢二緡付予僕既登舟暮達東壩宿魏氏旅館曩恒
主其家與汪夜話汪曰曩聞先生在秦淮與舅氏三修花史幸
先生畧道之予於癸卯甲辰丙午秋試三修花史實與南陵牧
友山及朱美堂偕秉筆品定甲乙選舞徵歌豪情韻事到此不
堪回首因為略言其概汪不禁神往招歌者侑觴予止之不可
詰朝登舟才二百餘里五日始抵漂陽汪邀住質庫予欲赴吳

門而不名一錢忽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在此筦釐局亟往謁相
見悲喜交集命移居局中堅留度歲為代作書記嗣聞人言倪
公病革尼予不必至蘇予以倪公為生平知己不忍負之獻歲
二日即辭師南下師知予不可留贖番銀六十餅分其半歸汪
汪力卻之乙卯正月初旬至吳門倪公已於客臘薨予哭諸寢
門長君小舫別駕延予為公撰行狀十日脫稿滬上小刀會甫
平故人田岫生太守統靖字營勇以函相招比至滬上適總戎
和順公奉調高淳防堵田太守副之同聘予司文案和為將軍
和春公族弟滿洲茂才好為詩太守亦耽翰墨既至高淳朝夕
聚處甚相得嘗同出巡哨總戎策馬在前太守次之予不善騎

尾其後陟一危岸下臨深溪總戎控轡以登太守繼進久之乃
上積雨初霽沙土鬆浮兩馬蹉踏已有圻裂痕及予馬後上岸
暴崩予在鞍上兩腋似有人扶從馬首躍踣於地回視馬顛墜
於谿筋斷骨折予竟得免予與太守同居城內孔氏宅各迎媵
屬家君遣人送稚君來會鄭萼樓觀察奉檄剿賊蕪湖高於總
戎欲邀予往予再三卻之觀營乃延毘陵孔明經偕其介弟先
行以親軍百餘人衛之舟次三不管為高淳當塗蕪湖三邑交
界之區民夙强悍孔明經命走卒市肉不得見農家有雞以錢
市之不可走卒遽以刀斫雞首農家鳴金立集數十人闕至舟
次聲言大兵討賊不應強買民物明經與之抵牾眾益怒遂將

同舟百餘人裸而縛之坎穴生蘊火其舟僅一二善泅者鳧水
逸出報觀察以會剿期迫不暇按治計俟賊滅後再圖之觀察
尋殲其事遂寢予不偕往未與斯難直向忠武督師圍金陵致
書總戎商攻守之策總戎浼予屬稿大略謂剿滅巨寇譬伐惡
木必先翦除旁枝但存孤幹一鋸便斷如不先去旁枝縱鋸倒
中幹旁枝橫壓猶能傷人若果盡去旁枝止存一幹多集重兵
會攻猶之鼠在穴中群獠環伺其尚能生乎愚以為先將安慶
廬州蕪湖等分踞之黨剿滅再攻金陵則摧枯拉朽矣書上忠
武頗然其言總戎問防堵何先予曰安民為先問民何以安予
謂申明號令約束士卒與民平買平賣如有擅取民間寸草尺

木者殺無赦復榜示通衢如有無知兵勇妄肆淫虜準赴訴立懲之總戎如言部署有卒乞農耒芻飼馬總戎命棄市農為乞免仍鞭三百插耳箭行市以儆衆民大悅總戎為人溫文爾雅有輕裘緩帶之風惜乎膽識未充鄰於葵懦丙辰三月諜報賊至南塘時漏初下總戎召予議欲拔營予亟止之曰此訛言也頃吾桐有估客為寄家書予詢一路情形謂賊蹤尚遠公慎勿妄動少選高滄令楊八愚明府亦至所言與予同總戎首肯予與明府去後或謂總戎曰許楊言不可信渠等各有媿屬倚公為護身符賊頭隊實至南塘後有衆數萬詰朝必到公才五千人能與抗耶不如退駐東壩和從之太守亦遁高滄有蒲塘南

塘二河蒲塘距城八十里南塘距城二十里賊道過蒲塘謀誤報為南塘致有此變昧與楊使人告予拔營事予猶未信探之果然急至縣署楊謂防兵已去只此空城賊必來無疑我有官守無可如何君宜擇地而避邑有錢肆石某甚誠樸往商之石謂將避居石臼湖西可偕往未幾吾桐市鹽者先後畢至僉謂平日蒙庇蔭今適有急可將媿屬寄居舟中必無害蓋自江路梗阻豫章吾皖皆由東壩販浙淮之鹽吾桐來市者不下千人舟至高滄兵弁以盤詰奸宄為名見有賊所給門牌並關票即指為賊必賄以重資乃已否則縛獻營中即置之法予至高滄知其弊白諸總戎言市鹽者願抽釐助餉總戎謀之高滄令具

續請於大府抽鹽釐以輸兵餉不支官款大府許之從此鹽船往來無阻然每見偽牌偽票與不雜髮者猶藉端詐索縛至營予謂總戎既已抽釐輸餉若曹往來賊中非牌票並稍蓄髮不行公須憐而恕之總戎首肯而兵弁人等殊不憚佗日有在舟中搜出人膽者謂人膽非牌票可比顯是賊目總戎又以問予予曰承平時人膽難得當此亂離殺人如草人膽並不難得故有目疾者嘗以治目那得便指為賊總戎笑曰君言固然、未免太執我聞軍營有將星高照即誤殺數人亦無冥報予正色曰公素仁愛胡出此言當此浩劫百姓受賊荼毒不知凡幾倘為大帥者漫不矜卹黎民尚有子遺乎總戎笑謝曰君言是也

自後兵弁乃不敢與市鹽者為難市鹽者莫不德予見予有急同來問訊請予登舟予謂已與石某約避湖西湖在城西亦寬三十餘里日晡登舟漏初下達岸翌晨石為僦屋以居彼處人心曠而且黠予居此三日與市僧伍姑安之越日聞傳賊知兵遁竄踞邑城不日即下鄉安民並出示搜妖藏匿者坐獻出者賞日夕石某奔入耳語曰眾密議賊至鄉即縛君夫婦進貢盍早為計予皇然曰不知所從君其救我石復耳語曰早慮及此預買一舟二更後偕往直街可也問直街何在曰在湖東北向以距城十餘里嫌太近今姑到彼再作計登舟幸無知者黎明抵岸村人以予夜遁徧搜被難之船不得恨、而反吁亦危矣

二矢車草
我既至湖東石又為賃任氏屋主人夫婦皆六十四子務農甚
謹愿有夏秀才者衣冠過訪言向聞予在營為總戎所立規條
大得民心設有不測必為護持未匝月楊明府速予謂賊退招
往籌議予亟入城互相慰藉明府謂賊雖退如空城何當請於
大府調兵來防乃接稚君入城免牽顧未兼旬警報又至不炊
許時隱、有礮聲相距不過十里予倉卒別明府携稚君登舟
仍抵直街明府之闈人帶一莽男子一婦人跣予船頭求救言
男子楚產姓張是其瓜葛求携至直街為賃一廬予哀之命附
舟尾至直街屬任翁為僦鄰舍一椽居之偶詢男子何生計謂
曾充勇目今欲改而行賈予為首肯惟觀其氣象猛鷲似非良

善計善遇之當可以德化每遇其不給恆資以薪水一日黎明
張突袖刀潛至予室適為鄰舍某甲窺見心甚疑之躡迹後隨
張則以刀撥予寢門甲大驚狂呼村人咸集同呼予起將張縛
至公局問之始不甯言衆怒痛鞭之乃言困乏不能自存計
殺許某夫婦劫其物彼異鄉人無報仇者衆怒叱曰汝非許翁
誰甯相容且待汝不薄不恩之而反仇之尚有天良耶張謂亦
知事不當為實以計無所出不得不爾衆請於予曰此人天良
喪盡留之為一方害先生何以處之予謝曰某質、然挈彼而
來幾罹不測應如何處分悉聽諸公主之僉謂如此無良不如
殺卻了事中有黠者曰不可此地偽官早已出示安民如聞我

村擅殺人未免生疑不如將張送之偽官聽其究治僉曰善村
距偽官之局四十里詰旦偽鄉官軍師旅帥人等縛張送偽官
并邀予同往稚君恐予受累再三哀求於衆免予行衆不許予
慰稚君曰汝無多言死生有命天若鑒予衷必蒙神佑汝姑聽
之蓋村衆袒予者固多而利予之死以分財物者亦未免有人
予明知其意而無法可辭時六月中旬火雲熾空赤日爍地徒
步同行三十里至大士庵為鄉官聚議公所距偽官之局十里
衆將張繫諸樁梧庵有鄉官數人出問衆告之一人曰許翁殆
矣張非善類即不應挈之同來偽官二人一秦一謝性剛暴凡
赴訴者兩造並杖股肉多脫予聞言悚栗忽聞鈴聲報協理至

協理者賊中司案牘者也鄉官往迎則兩人並騎而來至庵下
馬見張問故鄉官等備告所以兩人怒曰天下那有此無良之
人立命設公座牽張踞案前張強辯並言許某固是妖頭賊呼
官曰妖云兩人叱曰某縱是妖頭汝亦不應擅殺此處久經安
民為能容此匪類杖三百血濺肉飛杖訖梟示命將張妻孥為
擇配始終未與予交一言真為幸事自是無不戒心翌晨招市
鹽諸人與議僉謂陸居不如水居同邑船甚多先生擇之予乃
將稚君寄居汪某船汪為人誠謹待予禮甚周而和總戎退駐
溧陽專使費書趣予往予不欲去稚君曰總戎向刮目相待今
事急相招不可不往鄉人亦從臾之要以速去速歸予重違衆

意丁甯稚君明發戒塗聞楊明府避居定埠村毗家迂道造訪
楊聞予至大喜夜分與談總戎拔營事怒不可遏予曰既往不
究今宜速請兵克復城池楊曰何處請兵予曰鄧軍門紹良守
甯國與君同里往作色胥哭必有濟楊如夢初覺戒勿泄予至
漂陽總戎色頗怛怩逾時田太守亦至備問高瀆情形予謂確
探賊不過二三千人速回攻城可立下總戎以問太守曰容偵
探確實以定行止予於七月中旬至漂陽八月初旬欲旋高瀆
總戎堅留過中秋以無故拔營懼獲譴屬為具牘陳和將軍求
為之地會忠武薨以將軍代之總戎幸無事初忠武督大兵駐
孝陵衛圍攻金陵賊勢窮蹙城已將拔天大旱赤地千里賊絕

我汲道營旁井水盡枯只一井每旦可汲水斗許餘皆涸圻軍
士不能舉火爵生米充飢渴則飲馬溺賊在城頭故擔水以示
我軍大呼曰好水好水且招之以手曰兄弟輩速來暢飲何必
忍渴受餓我軍見而垂涎衆心搖動總統張忠武公深以為憂
急請於向公曰事急矣如此奇早誠恐生變不如迅退丹陽再
圖後舉向公病已綿嗷嘆曰圍賊數年城已將拔一旦退去前
功盡棄殊為可惜某身受重恩頻年老師糜餉愧無寸效復何
顏忍息偷生今天降蘊隆是速吾死也行矣汝好為之勿以我
為念張公跪泣曰國梁感公知遇得有今日公如不欲生願先
死之遽拔劍自剄向公急攬其袂止之曰勿爾勿爾容再與議

張公知向公已回心急傳令拔隊啟行軍士聞之歡喜就道向公以病革不能乘輿張公令壯者背負親為扶持行里許在民間市竹榻俾向公安卧舟以行張公殿其後賊乃不敢窮追既至丹陽向公病加劇尋薨乃以和春公代之而張公仍為總統後張公以掣肘兵潰殉節丹陽東南半壁皆遭淪陷誰壞長城失所保障能無浩歎耶時稚君寄居舟中泊唐溝距高淳二十里一日與鄰舟婦閒話適為兩賊所窺遽登舟命汪某解維謂奉偽天王詔赴金陵汪曰舟載有姊妹例不當差請另覓他舟兩賊齊叱曰奉有急詔雖載姊妹安能免一賊迨至梢後一賊登岸解纜以行稚君乘其不備携小婢秋桂躡足潛赴鄰船而兩賊弗覺也前後纜解一賊把柁一賊刺篙放舟徑去稚君睨賊去遠急招吾鄉鹽客謂曰我夫子去時以妾託諸君今賊放舟而去藉口當差意實為妾索妾不得必回索諸君幸速為計眾等急召石某與議命輿送稚君往鄉村暫避兩賊行十餘里泊舟入內覓稚君不得叱問汪某曰頃舟中妖婆與一妖魚何往汪言身坐船頭實不知或者畏往金陵赴水死兩賊放舟回徧搜鄰舟聲言敢匿者殺無赦鹽客中有膽大者與辯曰舟中姊妹並非妖婆其夫往東壩市鹽不日即至不見其妻必赴局控訴此地早經安民無故殃害姊妹恐亦無所逃臯二賊語塞而去稚君幸免於難速予歸揚明府已由僥道赴甯國乞師於

鄧軍門立撥麾下壯卒三千至賊素畏鄧聲威聞風而遁子聞捷音急辭總戎返高淳與稚君相見訴前事勸予速作歸計越日至邑見楊明府明府留予襄辦戎幕予謂俟送嫫屬還鄉再來踐約明府知予不可留餞贐殷拳堅訂後期十月初由唐溝解維以蕪湖道梗由太平金柱關入裕溪口至三汊河時郭子美軍門駐此相見歡如舊識要予送嫫屬歸來為辦理文案餽以黃金云遣材官護送出江越日舟次江潁至土橋厘廿里有官兵屯戍當可無患再令材官歸比至江潁開船同行市鹽者四十餘船相約護衛子舟頗四十餘船前行子舟較大獨擱淺不進延至日晡甫能運轉遽來賊船二翼子舟兩賊登舟盤詰

予以貿易對賊怒叱曰船有旂幟顯是妖頭何得誑語予再三與辯賊乾笑曰姑不與辯俟到荻港公局再議徑持子舟順流而趨幸風逆予與稚君相對欷歔無策可施既而日昃益焦灼稚君泣謂予曰賊晚間必害君留妾與其遭辱不如先君而死言訖便欲投水予曰汝言良是然予返躬自問不應罹此慘禍汝且少緩俟至萬無可如何時再死未遲亡何夕陽西下賊下碇晚餐稚君歎謂予曰賊飯畢必加橫逆奈何計連年所積朱提千餘屬予擲諸江流免資寇糧予亦以為然遂就床頭携囊擯諸波臣坐以待死當此日暮途窮以為決無再生之理矣乃聞角聲烏：循堤而來予急出窺見前一少年騎赤馬年可三

十許率衆二百餘手戈矛氣象嚴整少年呼問何船賊答曰捕
得妖頭予聞少年係無為州土音至船頭招之少年下馬登船
問予居址予具告之又問何以泊此予以目示之曰君無多言
請速拯我又問婦女何人予謂是媵屬少年會意乃大聲呼賊
告曰此人固我姻婭携挈在外服賈久不得其消息今幸遇之
當延至我家信宿勿誤認以妖頭也賊噤與爭少年笑曰我
言不謬予與稚君各乘馬先至其家行李箱笥盡取以行不二
里許茆屋數椽軒敞幽靜少選少年至予問姓名為張氏務本
好任俠家小康每旦夕率練丁至江滸巡察奸宄捍衛閭里一
方恃以無恐張又詰予緣何至此予覩縷以告張問舟中賊知

先生為何如人乎予曰不知張笑曰若輩皆無業游民冒充賊
目沿江為害今見先生舟有旂幟意是營官白日不敢加害若
是真賊豈尚有忌憚耶然先生幸免於難尚須預防以杜後患
予問何如曰若曹以此為生正恐夜分人靜來此洩忿草廬易
火不可不防予曰奈何張曰詰朝若曹倘來相索予先喻之以
威繼折之以理終當化之以德必予數十金稍贖其欲俾免空
回則可高枕無憂矣予深服其言幸郭軍門兼金之贖尚存遂
以半付張聽其部署是夕張為具晚膳予請見其父母年六十
餘善氣迎人其妻布裙荆釵款稚君亦和婉中禮子二一七歲
一周晬頭角嶄然後予已已至揚州迂道相訪張已下世二老

二知軒集
皆亡家遭亂中落其妻守節撫孤長子務農少子年十二從師
讀書頗慧二子聞予至同來拜見予回憶乃父舊德執少子手
摩其頂泣數行下客囊不豐薄有所贈最其讀書以先人惟
予馬齒就衰報恩何日感念宿草能勿呼負耶初予在張家
住巾月歲暮甫得旋里老父康強予懷稍慰每屈指所遭險境
心為凜凜不敢再作汗漫之游越明年丁巳鏡戶跼伏與羣季
結社為詩呈老親評定甲乙闔均角勝頗得天倫之樂不圖變
生不測一日方拈題分詠老媪倉皇持硃牌曰奈何奈何予見
硃牌上書指揮某為訪聞妖頭許某新從高瀆軍營歸家顯係
串通妖兵潛謀克復著該鄉官等速將許某拏交本衙門究辦

如徇私寬縱一體坐臯不貸緣予在高瀆時每商賈船歸傳言
予獲貨巨萬偽鄉官陳某本市井馴僮見予歸勾結偽指揮出
此硃牌羣季曰事已如此非薄賄鄉官不可往求陳某曰必錢
百緡乃可典衣並鬻秋桂如數予之乃免而羣鄉官見陳得利
皆耽、欲效尤谿壑難填計非再出不能全身遠害於是揮淚
辭老親星夜儼裝重至高瀆時三軍門德安秦定三魯占鰲各
統兵五千先後至高瀆防堵軍聲大振楊明府廣為游揚諸營
皆延予襄辦公牘楊嘗出單騎拒敵圖索題以賊前犯邑空城
無兵楊貌固魁梧倉卒間判為孤注之擲策馬從二僕立城外
橋上禦之賊於數里外以千里鏡遙窺見一偉丈夫駐馬橋上

左右二人一吹角一執旂莫測虛實潛師而遁作圖徵詩予題
一律有句云未必先時籌利鈍竟教俄頃判安危楊曰先生真
知我心予仍居舊孔氏屋一日早起忽見吾桐舟人文某伏地
乞援予驚問曰有二女子殺賊酋偽承天王劉某以報夫仇乘
某與魏姓船逃至此軍士以舟從賊中來載有婦人皆欲相犯
小人詐言是公姻眷暫免然必仗公維持乃可無慮予聞二女
能殺賊報夫仇壯之即命持號旂二植於兩船上軍士果不敢
覬覦予往告楊明府亦瞿然曰此奇女子也可招之詢顛末二
女子至問之則華氏年十九班氏年十七皆皖產華隨夫居漢
口設布肆粵寇破武昌偽承天王劉某率衆掠漢口華夫婦相

向泣劉突至殺其夫華方乳周歲子劉奪擲地虜華為貞人貞
人者賊中命婦極品之稱也華於無人時潛招夫魂泣而祝曰
賊殺君斬嗣妾忍死曲從者誓為君報仇君如有靈默來相助
華殊快、觸迂賊、以愛憐故弗與較班亦良家子嫁甫半載
劉至亦殺其一家虜班為側室寵媚之意華必如華待班厚藉
以自潔班粗識字華嘗倩其誦稗官小說至鐵冠圖傳奇華曰
費宮人何愚也設當日能如妹順從其寵愛豈在妹下耶班太
息曰奸不知妹、不得已耳華笑曰妹既不得已何不效費之
所為班搖手曰不能妹胆怯有能者亦不惜為助華曰妹言真
耶班泣下華亦以已意告之誓天相約圖劉會劉奉偽天王召

至金陵華謂班曰有隙可乘矣劉有孿童四不離左右登舟時
率健卒數人華說劉曰此去順流而下道途不遠四童僅可給
役奚以健卒為劉從之劉酷嗜酒泊舟必携童入肆飲醉歸怒
詈舟人少拂之即揮以老拳舟人咸怨之文某亦粗曉拳勇然
非劉敵一日劉怒掌其面摺二齒泊岸劉又携童往酒家文赴
憩於華與班華慰之復笑謂曰彼亦男子汝亦男子何畏彼若
是況汝二舟人甚衆彼縱能武寡奚敵衆文以華為解嘲語急
曰小人焉敢華正色曰彼賊焉能為王我姊妹全家皆死於賊
恨不能報仇汝亦皖人能為我報仇財物盡歸汝但將我姊妹
送往有官兵處戴德不盡矣文與魏約乘間圖之舟泊東梁山

劉又登岸飲二女子與舟人議曰今夕不可再遲相約醉劉拊
掌為號劉歸二女迎曰市鮮魚沽旨酒賞此良宵蓋是夕為月
當頭也劉喜恣意飲嚼二女見劉醉裸而納諸衾以其餘饗四
童令睡二女拊掌舟人畢集擲劉兵於江縛以牽繩取厨刀斫
項鈍不殊劉驚寤奮力撐拒繩格欲斷衆同壓之以刀亂斫
劉力愈猛文忽探手捉其陰舉刀力割腹暴裂腸出繞腕三市
昇投於江劉善泅脫繩踏波扳舷欲上一人捉鐵貓擊之腦碎
遂沉二女各市牲醴祭其夫聞高瀆多官兵遂來予與楊明府
肅然起敬於是諸營官畢至僉謂二女可稱女俠送居尼庵釀
金以資食用俟道路稍通送歸母家舟中衣物分攜舟人四童

無所歸留為廝僕明年戊午予欲應京兆試適故人何畊麓官鎮海令遂辭楊明府南游吳越未幾高淳復陷於賊諸營官風流雲散楊明府尋歸道山二女消息竟不可得而知矣予於仲夏抵鎮海住兩旬辭司馬北上六月杪舟次京口狡僕眩筮而遁資斧斷絕返吳門主蔡澤存參軍家抑鬱無聊是冬海鹿門別駕攝篆巴城命舟訪之留予度歲己未孫蓮塘少宰視學江蘇延予襄校試卷恭逢 顯皇帝萬壽恩科江南借浙闈舉行

鄉試少宰代辦監臨予獲預試主故人同邑葉季華司馬公寓報罷後已屆殘冬裘敕金盡意殊落莫瀕行司馬謂予曰以君之才何適不可從事毛錐究非長策擇木而棲高飛遠舉甯為

功狗不作儒臬君其圖之到吳門為少宰校閱諸郡邑優行試卷畢歲聿云莫寂寥寡歡因憶司馬臨別贈言決計投筆從軍時金陵賊張甚學使公廨在江陰警報迭至予心慄以張小浦中丞駐節新安防堵爰辭少宰往投之祀竈日登舟越明年庚申人日抵杭州順訪季華司馬相見歡甚會永嘉令罍誤應推司馬攝篆因尼予曰新安亦非樂土永嘉大好山水不佞權篆於此屈君司筆札為籌畫納資縣尹亦甚易奚必馳驅戎馬是時季華住金衙莊章桐門相國故宅園林為浙西冠予日涉成趣重以司馬款留新安之行遂不果有孝婦陳桂靈者能詩工畫兼精針黹其夫游惰嗜博誘婦為娼以償博負婦不從

因反目婦事姑孝以十指供甘旨盡婦道鄰里稱之所居與司馬對門予嘗與司馬過其家論詩品畫頗有見地遇有緩急司馬必曲濟之倡和甚多以城陷散佚予園中題壁八首有句云迎人橋背曲閱世樹心空婦擊節歎賞司馬與商園名婦曰公相城人居相門相國園即名之曰相園如何司馬稱善請予為擘窠書題於其楹園有五色木芍藥花朝日司馬就予小酌以餘滴酌花神祝其速放忽蒼頭入報賊大股至湖州不日即到此宜早為計眾嗤為譎語飲罷同至城隍山遇同里吳康甫貳尹所言亦同十五日漸有遷避出城者十六日出城者更多或謂司馬曰警報甚確君亦宜將媵屬過江葉嘆曰不能衆請其

說曰自故鄉被兵族戚遠來相依者多挈之偕往不能舍之獨往又不忍不如不遷之為得予肅悚然曰君言及此皇天后土實共鑒之吉人天相可為君券蓋君之族戚避兵來浙者十餘家皆待君舉火也十七日諜報賊距杭數十里有司下令閉城出示禁止居民出城十八日飯後聞傳賊已至予與司馬上城隍山瞭望果見錢唐武林兩門外各有賊旂數十計不過數百人十九二十兩日來者漸多西湖邊亦有賊旂然統計亦不過千餘人自十八日以後無日不雨賊在城外焚燒民房晝夜不絕城中紳民日登城隍山見賊數不多皆欲隨官兵出城攻擊大府持重不許二十一日雨益大賊燒民房益甚火光燭天黑夜

人能自視掌紋連日紳民哀籲大府願出擊賊但求官兵接應亦不許紳民無如之何請同官兵循環守城許之紳民慮官兵之或與賊通也故有是請城門俱閉惟開候潮門通錢唐江餉道以重兵二萬餘人守之城上軍屯聯絡夜間燈火輝煌兵民輪流巡邏此上彼下彼上此下防範周密以為可保無虞矣二十五日夜漏二下礮聲大震喧言鳳山門陷紳民奮不顧身偕往救急拋滾木壘石幸賊來無多公然擊退視城陷才數丈運甃石灰泥竟夜築城共相慶慰二十六日雨益大晚間城外礮止火息耳目俱靜司馬謂予曰日來寢不安席喜甚矣憊今夜大雨度賊不來吾等可安睡一宵矣司馬既去予挑燈孤坐中

心忐忑遞數更籌不能就枕亡何譙樓鼓絕窗紙漸白方欲解衣突聞礮聲不絕殆城破矣司馬宅距城半里許園中假山巖高啟戶張蓋躡其巔見城上各營兵已起浙米河干瞥見一人朱衣狐裘乘白馬而來似曰起：賊已破城速往攻聽之不甚了：軍士皆荷戈隨之向西而去不瞬息聞軍士返奔紛：棄械縋城遁予往叩司馬寢門呼司馬司馬披衣出告以狀曰奈何予曰君前日賃比鄰民間小屋可暫避司馬問予焉往予曰君有媿屬難以偕行予命聽天萬一得出再圖後會揮淚而別檢舊作各種草稿都為一束將出門有司馬族子二人其戚方君西席左君二人同來乞予攜帶正苦無伴遂與四人堅約跬

步勿離兩仍未已途中貧富男女扶老携幼蹉跌啼號不可言
狀私計人多處當是孔道從之疾行抵良山門大街剛至半途
則見一綠帷官輿其杠已折十餘人四圍以手舁之行後隨兵
弁百數十人皆受創血流被體意是督兵大吏潰而奔必有賊
逐北在後逢一衙急招四人同入則方左二人尚存兩葉已落
後被害矣出衙則空曠之地可數十畝其右小屋鄰比約數百
戶末一戶編柴為墻障席為門半掩半闔急與二人推門入傍
有麻索環而鑊之歛見一男子踉卧墻角敗草中低聲以嘶問
之為府署庖丁賊以矛穿其腹血濡鞮搖手令勿聲迺佯身蹲
地自墻隙外窺口默誦大悲呪求佛庇但聞群賊噪呼殺妖其

聲慘暴未幾賊亦由衙至此遇逃難者以刀迫索財物有財則
生無財則一刀了之且淫污婦女大雨如注悍然不顧約半時
許舍此他往予賴席門遮蔽獲免賊去房主人出驚、有髭遽
前問予邦族作何生業予告以徽人向在清河坊業茶肆其人
麾令去予請僦一榻之地不許倏有數鄰人至一人曰此番兵
民輪守防範甚嚴賊來不多破城甚易非有內奸不能入一人
曰誠然頃見裏紅中賊實係營勇前日市我家帛數匹製旂幟今
又裏中勾結何疑予獻計曰君言不謬某本皖人熟知賊情賊
本無伎倆全恃勾結內奸視賊來不過千人今公然破城虜劫
財物不少如能號召數千人頃刻可將兩劫者奪回緣此間機

房同為甯波人素耆利聞予言曰善盜共謀之乃鳴鉦為號頃刻集數千人持兵及追賊、本無多見衆來追疑大兵從天而降賊懼狂奔棄物於地自相踐踏死者不少機房之衆各有所得而歸房主人又來逐予、以勸其追賊獲利不為無功主人曰吾等已約不得留異鄉人今夜按戶搜查如搜出無論良莠殺不貸宜速去予欲歸金衙莊不識路乃乞主人為覓一人作嚮導予番銀四餅行里許至一曲巷一家故與導者相識問將何往以金衙莊對其人曰止、此去金衙莊五里頃有人來言一路居民稽察嚴密凡異鄉人概不許往來予觀是人年約二十餘語言伉爽便前與揖問其姓為施亦杭人之業機房者請僦

屋暫避施問予對如前施睇視良久乃首肯導者索銀徑去施出鍵戶反身目予曰相君之面非市井中人幸質言無隱予以實告施笑曰既以實告不得不冒昧上陳小子業機一家三十餘口今罷市食用無所措當仰給於公予乃探懷出囊中物列几上曰番銀百餅頃用其四餘此敬以為壽賊踞此久暫難以逆料只此幾、聽君部署施曰公真磊落人也平日飽飫官厨何能遽甘淡泊今既有資當市越釀與金華腊脯以佐饗殮何如予笑謝之乃於寢室樓上為安二榻栖予三人並戒之曰如有來監詰者請勿言容某代為言之予三人居樓上日自窗隙外窺見賊紛、挨戶搜妖搜過者予以腰牌粘於門外越日四

賊至施家徧搜各屋至寢室聞一賊問施曰樓上有妖否施笑
曰此乃臥室樓上匿人豈不為人所鄙如不信請登樓覘之一
賊訶曰既已安民焉得闖入姊妹臥室賴此一言而免賊遂去
施曰已給印牌可無患矣初賊圍杭城將軍瑞公屢請出戰諸
大吏持重不許瑞公乃與副都統來成公謀守駐防滿城二公皆
能軍故外城破而滿城獨無恙賊日來攻二公命偃旂息鼓女
墻多備矢石架巨礮以禦之夜則不燃燈燭於濠邊暗掣鈴索
聞鈴響則矢石與礮並發相持數日殲賊無算賊復脅居民往
攻咸謂徒手不可與戰願假軍械同往賊以機匠糾眾奪所劫
財物其人皆剽悍狡獪若與軍械反為所制不欲使戰俾守館

舍供炊爨賊戰歸則館舍闐無一人已盡掠所有而遁大怒願
以市井游民誅不勝誅益慮越人叵測乃於二十九日出偽示
遣機匠等即名由太平門出城蓋防其為變也施喜告予謂出城
十里即有姻婭可依予趣具晚餐漏初下即行予尚披狐裘欲
易一敕緼袍不可得左為挾茵褥方則持書冊同行者三十餘
眾是夜雨止賊焚城外屋照耀如白晝易行惟街衢尸積如山
所見者凡三必須越尸而過既至太平門以內尸盡滿無罅
隙相與移尸偃偃予乃得出方城臨時已判一死庸詎知今
夕之竟脫網羅耶緣江隄行平明甫抵施某姻家茅屋僅一榻
予三人栖之施則挈媵屬賃屋以居予欲渡江則彼岸有乘聞

攘劫者終日遣人偵探城中消息三月三日昧爽施叩門呼曰張璧田軍門已督師克復杭州矣予披衣急起飯罷則聞道路欣、相告曰賊遠遁矣軍門洞開城門招居民還家初四日子三人別施還金衙莊司馬已先歸互相慶慰司馬憂予難免於難方其歸也使人探訪或謂屋後井邊有衣狐裘者鞞者司馬嘆曰是殆許君往驗之其髯如磔乃知非予；問司馬遇賊也未曰幸從君言暫避小屋一日有賊闖然入又一賊擊其袂讓之曰如此湫隘入奚為掉頭皆去予賀曰曩言天相信已越日施歸訪予還所餘番銀二十餅予即以贈之杭州之陷賊殺人十二萬有奇河水為赤金衙莊前後左右零骸斷路狼藉於地

予請司馬捐資掩埋孝婦陳桂靈於賊來時囑其夫奉姑遠避自與一媪居守賊至強污之婦罵賊死克復後媪覓其夫不得尸無人殮司馬拉予往觀面目如生司馬為市棺以殮此婦孝烈可風未審采入忠義錄否賊初至需次之官與幕客強半遠遁克復後方將羅而致之或有以司馬與予薦於張軍門者重幣招之予商於司馬司馬曰行險徼倖可一而不可再此番賊少城大為日無多吾儕獲免設再有不虞其能保乎君試思之吾亦從此逝矣予聽其言司馬弟幼華以縣令需次江右司馬挈眷往依之予決計往新安投小浦中丞三月既望偕朱筱雲別駕同舟行別駕故風雅評論古今藉消岑寂至屯溪登陸別

駕黜人家本素封以亂離中落然猶豪俠好客力邀予暫主其家別駕故抱消渴疾為賊所驚增怔忡證到家不數日下世昆弟四君居長仲季亦雅重予乞為君繕述行狀既成買舟赴徽郡徐公可司馬時在中丞幕聞予至偕予族弟碩甫孝廉至舟中一見懽若平生邀至其家翌日謁中丞獎掖備至中丞防剿有年老成持重輿論翕然會中丞內召來代者未及旬日賊大股虜至徽郡失守予與公可高避地公可謂浙東遂昌先大夫曾營菟裘曰懷古田舍地僻而幽可云樂土將挈眷往君可與偕時公可媿屬已寄在桃源嶺之陽以予託曹仲萱太守暫割半園地居之俟買舟定即招予遣發太守素以氣節自負慨然招予居其別墅至則烟火斷絕節近重九風滿雨晦飢寒交迫越日蓮溪僧冒雨過訪敕衲掩扉縮可憐予問云何若此蓮溪曰仲萱負我仲萱負我初公可之尊甫鐵菴觀察殉難新安奉旨建專祠以蓮溪僧主持奉香火張中丞素善視僧謀諸官紳贖數百金予僧太守稱貸以去今事急索逋反遭譙訶令他徙僧痛數曹辜怒形於色予笑曰和尚嗔念未殊道行毋乃不高僧亦笑曰非老僧饒舌若為人巧詐殊不可恃君宜他往予曰善哉善哉僧好畜犬盧令黃耳曲解人意避亂必挈之行尚有三十頭在僧左右聞僧言搖尾怒目信若語予笑曰屠岸賈之葵未必如此解事倘嗾以圖負心人當可得而甘心

也以僧禦寒無衣袒短褐以贈之聞賊將至四鄉劫掠別墅距城才數十里難以久居急別僧往訪公可一人為擔簦一僕隨予徒行薄暮過桃源嶺、上下十五里至嶺腳天暝擔者在前面僕籠燭導霖霖溟濛衣襦皆濕嶺腰故有澗寬約二尺上橫略約避亂者紛々踐踏橋板中裂擔者與僕既過予足踏之板裂有聲驟跨而過回視橋已無存下臨深壑俯不見底亦險矣哉雞三唱甫下嶺日晡至公可處則舟已具矣即夕起碇行至太末登陸抵遂昌懷古田舍在東鄉徧山多竹雜以山茶初冬但見鳳尾漾碧鶴頂炫丹水抱山環別有天地化工真畫工也時遂昌令韋仙洲刺史講求吏治訪公可與予延予襄辦團練予

謂欲禦外侮當先靖內患內患靖則外侮無由而入韋問如何予謂非保甲不可如得正直紳耆實心經理即寓團練於保甲之中衆志成城夫復何慮刺史然之邑紳葉萊峰明經一鄉祭酒為總其成明經以予所議章程頗善來訂交賊以遂昌有團練不敢犯乃甫有成效刺史忽調省繼之者為鄭某遂昌本膏腴地鄭覬覦久又聞賊不至益歆羨之夤緣而得刺史去予仍返懷古田舍與公可預籌避地果不半月而賊至公可奉其太夫人挈媵先行予以田舍之後門近山可登了不介意乃黎明賊已至沙溪賴公可之長君石甫拉予起曰賊已至尚高卧耶予急趨後門石甫頓足曰門不知為何人閉塞尚趨彼耶拽予

出大門繞至後山則賊旗已滿郊野生死呼吸之頃吁可畏哉
時則五月杪梅雨連綿予疾躋山巔腰腳皆罷兼以枵腹寸步
難行仰卧石磴奄奄待斃忽一媪過熟視予曰是非許公耶胡
卧此予自指口與腹媪曰公餓耶即於袖中出布帕授予內裹
龍眼肉苳棗少許並高麗參一枝予叩其姓氏媪曰公不識老
婦、姓田曩傭於司馬家所裹物將以餉其少公子者公第食
耳予甚德之食龍眼並棗蹶然起乃得下山再行三十餘里公
可已遣人相待為賃草棚休焉距公可處尚四十餘里棚前臨
山河夜分喧傳賊至予起褰裳渡河至河心山水湍激足不能
立而仆幸有巨石作砥柱抱之乃免於溺天明行人掖之登岸

夜並非賊乃避亂者燈火紛、人誤為賊耳予至公可處亦一
大草棚媪屬皆處其中予曰此非安土當別為計公可謂大夫
人已送至尹家坑距此百里予謂媪屬亦可前往公可從之予
與公可至棚中商防賊之策其山層巒疊嶂不亞垣墉唯山口
一綫可入公可乃出重資募壯丁五百守之以石為兵賊來擊
之無不斃守五日斃賊頗多賊不復至退居邑中再越一日守
者來報邑中賊已退矣問何由知曰登山以眺賊突絕烟公可
大悅市羊豕百餘以犒守山者予問此山有別徑可通否公可
謂須迂道三四百里予曰尚宜防之公可曰君何迂也賊所欲
虜者金帛先公官囊無幾賊豈為此迂道而來歟予可無慮因

與衆話遂昌土物一日竹鮑食竹根味鮮美東坡極稱之一曰
河鮎長五寸許多肉少刺鮮於常鱗一日石鴨蛙類產山石罅
中味極肥美予聞而流涎公可見予欲食石鴨謂如有釣得者
不吝重賞衆應而去釣石鴨必趁黎明越三日黎明予方與公
可橫榻酣卧某甲起釣石鴨突見賊繞道而至急來棚呼曰起
起賊至矣速去速去比予與公可出賊旂相距僅一箭之地棚
後固是大山峭嶮薪嵌公可騰蹕而上予大駭足輒難行匿身
豐草間須臾老幼男婦成羣結隊若鼠之伏有兒啼者以絮塞
其口忍呱令賊聞也賊志在虜劫公可所存棚中箱筭二百
餘具賊來者四五百人搜括箱筭捆載而去有不能盡虜者則

火之午後賊退草中一人一皆出予旋棚見焚餘零縑敗帛徧
地皆是山農以甌粥餉予越日倩人導往尹家坑徐太夫人處
計公可必到此相距百里苦無一錢忽有農人拾番銀三百餅
其鄰寔曰是必徐司馬家物吾儕素受司馬惠不可不歸之農
人謂縱司馬家物乃賊所遺不歸何害况司馬已不在此乎鄰
寔曰司馬雖去其友許公在此可交其手他日相逢亦見吾儕
情重也農人果以付予、卻之曰爾所拾得於賊非得於司馬
況予非司馬義不敢受鄰寔曰司馬有急乘危而攘其物非人
也公為司馬友乞轉交毋辭再三固讓予乃受其半且謂農人
曰如是司馬物則已否則仍寄還汝乃倩二人掖予行捫蘿扳

葛足趾繭痛天氣初晴暴暝渴甚忽窮山中四老人以石搗爐
然枯枝烹茶予求飲一老人飲之味甘冽渴頓解再行數十里
日夕不能行借宿古剎距尹家坑尚二十里遣人報知公可詰
旦以筭輿來公可哽咽謂予曰意君懦怯必為賊虜不謂尚得
相見也予亦為之於邑公可曰身在物盡為賊虜薪米無資奈
何予因出農夫所拾番銀百五十餅授之且具告所以公可曰
圖記非我家物何敢攘之予曰固然今生機已絕或上倉憐閔
俾以濟窮縱非君物他日可以歸還必拘、作於陵仲子則皆
餓死矣公可不得已受之尹家坑地僻人跡罕到壁立千仞雄
峻插天山中松栝枏梓皆數百年物人家作屋多以樹皮代陶

瓦每遇天陰而灑樹皮作鼓聲儼若撒豆六月無暑夜須着綿
予謂公可此地不可久居公可乃邀予偕其媿屬至衢州徽人
豐與九司馬於此貿易因舊相識為賃屋而居頗宏壯相傳衢
有至聖孔子楷木遺像固端木夫子手所彫者須眉畢肖端木
夫子卜衢州五千年無兵燹乃請至聖嫡裔奉楷木象至此故
衢州世有五經博士時公可之弟春漪刺史新銓四川會理州
牧公可将屏當入蜀乃九月初忽聞警報衢城戒嚴鄉人皆入
城避難無屋可賃露宿街市越三日賊果大至衆十餘萬晝夜
礮聲不絕予心膽俱裂豐司馬慰之曰是有楷木聖像賊無能
為前偽翼王石達開曾圍此城號稱百萬且不能破何況此十

餘萬乎邀予登城觀城外四周環以木城木城外掘深濠為河
賊過河既有木城堵禦城上徧堆石塊即拋石塊亂擊賊無立
足地不退即斃其法最善予繞城一周心為帖然賊圍月餘四
鄉之民皆入城但存空廬賊無所掠糧盡而去初賊圍城時予
與公可與九張小堂三司馬聯名延僧設醮籲天願各減已壽
求免衆劫果幸獲免僧書善事數十則謂居士等須各發善心
自認一事終身不渝予初酷嗜牛肉見有戒食牛肉一則遂筆
注其下賊退後衢人僉謂予等設醮有功究是宣聖靈爽所致
一介下士安能貪天之功哉迨除夕予廬存番銀一餅新歲無
事同人強予博塞予辭同人謂少陵雅人尚耆此偶一為之庸

何傷強而後可每博輒勝自壬戌元旦至二十四日積至番銀
數百餅予公可助入蜀之需二十五日啓行由常山至玉山再
至吳城馮子良太守時為吳城司馬往謁談笑甚洽買舟至湖
北新堤劉馨石觀察為公可之戚權稅於此款留月餘復買舟
抵宜昌再易柏木舟入峽中江流如箭夾岸巖巒障空畫不
見日至萬縣陸行歲暮抵成都明年癸亥仲春江良臣軍門奉
旨會辦直隸騎馬賊宋景詩軍門延予辦理文案三月初六
日由成都啟行順道剿滅匪黨由樊城而豫州而齊而秦而晉
於五月二十九日甫至保定住西門于公祠以制府劉公應渠
督師駐威縣軍門乃往威縣與制府會議剿賊事宜予亦修進

見之禮並晤幕府劉玉衡太守臬吳幹臣方芷庭二君畿輔肅
清予忝列薦牘蒙制府與軍門奏獎以知縣用初在高淳防堵
和總戎以教諭保薦會向忠武薨於軍遂寢其事又在遂昌團
練瑞將軍檄各屬開列保舉韋刺史以知縣保薦賈摺差舟中
逢遇害方待補奏辛酉浙省為賊所陷又作罷論至是甫獲寸
進予之半生偃蹇其命也夫十二月十二日拜別軍門由衡水
入都主葉主事挺生家計自丑至亥十年之中出入烽燧險阻
備嘗凡所經大難者九在高淳一幸逃湖西之貢二幸免張某
之刺三幸免偽王之杖在無為幸遇張某得不死於舟中歸家
時幸賄鄉官得逃偽指揮之票在遂昌懷古田舍早睡幸徐公

子拽出草棚早睡幸釣石鴨者拽出杭州城破幸而免衢州城
圍又幸而免此九大難真絕處逢生也又所經小難者四高淳
馬上未墜蕪湖三不管未坑桃源嶺板橋斷而不死沙溪河抱
石而不死此亦萬分微倖也又意外之緣如高淳幸遇汪姓飢
疲幸遇田媪四老人窮山賜茶分農夫所拾餅銀此又皆默叨
神佑而不解其何自也叔平所述若此予與叔平相交八年
之久論文談藝讀畫敲詩予固慙直坦率叔平亦矯、不羣絕
無冬烘頭巾氣兩人者初不相識同治戊辰嘉平月予度嶺北
征抵安慶僑居旅館叔平叩門以詩見投遂成莫逆嗣除夕元
旦叔平來就予聯句作良夜之飲客邸韻事以此為最恐前人

未必有之自是延至廣陵交誼彌篤酒酣耳熱時聞為予說昔年過難事然皆未有若是之詳且盡也予去年作文二首一以壽尊甫農生先生一以壽叔平第謂其喜作汗漫游躬歷十三行省而不知南北播遷入險出險之非得已也觀其過義津之盜萌肅高瀆之軍令免市鹽之監詰教間道之請兵以及假機匠之手既劫賊財復孤賊勢定保甲之法能禦外侮焉有內憂如君之才設令早遇賢公卿名將帥推心置腹相助為理俾得展其抱負以見用於朝廷則立德立功二者君必居其一而又豈徒以文字翰墨爭不朽之名也哉

吳漁山詩意畫冊記

畫曰詩意畫中有詩一境二十境固各別其一云漁舟來往清溪曲古道行人喧馬歸春城臨水垂柳如烟轅犢將駕匹馬怒馳門外小舟曬網者三山靄空濛皆作牛毛皴工緻細膩至斯已極其二云碧樹陰分雲外出清泉聲在石間流山厂有亭崖腳有寺點綠染紅林霏欲活見泉不見雲樹則宛與石合而為一謂非筆有化工耶其三云古木無人逢深山何處鐘但寫羣峯嶺翠松杉陰翳而鐘聲隱隱人跡寥寥自可想像得之所謂畫意不畫形者此也其四云青山對幽戶綠樹遶通津山下人家丹碧絢爛秋光正好中橫畧約江潮已平幽曠可居令人神

往其五云惟有小樓曾宿處年々春雨滿滄浪懸崖之下嫩綠
數叢滿紙春氣餘則千章排立皆作風勢有雨可知樹巔一角
樓中有人呼之欲出其六云清閔當年風度雲林此日襟期則
全學倪高士非詩而有詩意其七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高樹六七株空亭一座漫山雲氣近峰若遠太古小年不言而
喻何曾著一鈍筆下一死筆耶其八云晴雲滿地苔不溼翠壁
插天秋正高設色濃艷布局生峭仿元人沒骨法寫出難狀之
景山泉感沸樓閣玲瓏中有二人對坐閑話絕不作片雲而於
翠壁之外間以赭峯夕照望而知為霽景那得不令人叫絕其
九云樓高人更靜惟有夜懷深碧空沈々殘月將墮濱江一峯

爰兀危樓峙其巔空洞無物山麓寺觀宏整門外一人匍匐於
地旁列木架植軍械三行燈一其人殆邏卒禮佛者歟其十二
柳色拂雲連嶽寺泉聲帶雨出溪林亦用元法青山紅墻勃々
有生氣柳絲下緜濕雲低壓睥睨觀牖下浪花鼓舞驚雷濺雪
捫之有聲神乎技已其十一云樹歸古屋迷谿迳簷際雲開對
晚晴山峯平凸相間飛泉亂落一重一掩境地幽邃崖坳林內
樓閣數重蒼々莽々渾寫大意其十二云閒隨委曲尋源去直
到人家竹塢邊一人不于板橋之上昂頭袖手作聽泉狀插天
峭崿瀑布下垂危石欲墮不墮濕絮迷漫中隱蘭若未見竹塢
寫景起妙其十三云小樓橫水口矮屋露林梢小橋現於紙上

獨不畫樹屋宇參差可數峰巒綿亘中橫雲氣一段用筆與前
幅同可謂逸品其十四云雨後溪流抱岸迴人稀野迳滿蒼苔
觀天紳乳挂則雨後可知萬木蕭森但見孤閣則人稀可知用
筆生動絕無堆垛痕迹其十五云山人獨坐西風裏正值南天
過雨秋此幀純以澹勝峭壁左懸數峯中矗山下結團蕉池灑
為敞軒老者披巾於軒外坐胡床上斜晚兩古松、內石橋之
下怒濤與濤聲相應謂非雨過南天耶其十六云東西南北盡
流看遠近高低無不可則尤為靜細渾脫神妙絕倫通幅遠山
近峰烘染在有意無意間茅龍蜿蜒中有一人屋外一樹殘蘆
滿汀荒寒之景宛在目前其十七云一帆流水穩千里故人來

落日在天流水盡赤巨艦乘潮而下將近閘口舟子爭捉篙賈
勇邪許之聲耳若聞之有冠帶客鞠躬岝上殆近舟中長官耶
其十八云何處幽人專一壑數間茅屋對山陰我、高峯皴法
蓋仿大癡林木蕭翳山寺兩區小橋之左環以虎落屋宇無多
空曠絕俗卜居於此膏肓痼疾蓋兼而有之其十九云風弄松
聲琴韻響雨餘苔滑屐痕稀特為五大夫寫照拏雲撐空軒昂
作態風雨颯、妙能狀出餘則遠峯平坡亦參元法其二十云
岩空谷迥野雲深路繞溪橋岸繞林又是一種筆墨高低錯落
苔點斑、萬松成林豁開屏障曰空曰迥曰深曰繞字、寫出
活現紙上此冊為玉谿携來予一見即愛不釋手玉谿曰是不

可遽留姑與議直子少待之又十餘日乃歸予遠凍雨初晴玉
谿來作竟日談予不顧酬客惟貪讀畫摩挲玩賞輒復忘暑日
晡甫盡十八幀燈下不敢讀晨起了之玉谿昨告予往者聞尊
甫梅麓先生言墨井道人以畫得仙今觀此冊信乎其為仙筆
也

記籬角老少年

秋色艷於春色候屆白藏化工忽作狡獪俾一莖小草變形幻
態奪青陽之萬卉紅紫斑斕雲霞璀璨直可壓倒羣芳謂花不
如葉花神必且妬之春花易謝無耐久者惟此足為壽客之伴
當冷香未吐金精未孕叢生虎落錯雜雞冠老人對之堪以自
豪年少觀之反為顏赧往者待月謬籬內最富寵之以詩今則
井南精舍空室之外籬角獨盛閏夏久旱禱而得雨不待雁來
陸離滿眼晨起宴坐吟朋奕侶寂無一人顧盼之間令我心醉
曰是豈天特厚之耶抑天獨私之耶夫焜煌於初日不如絢爛
於晚景也爭妍於跗萼不如呈麗於顛頂也丹楓烏桕霜染而

成茲則恍若被以日華沁以露瀼也白頭弗能轉黑弱植乃竟
還童詩人呼之曰草中仙仙乎仙乎非瑤臺瓊島金丹駐顏者
烏得與之頡頏高下也歟

井南... 草中仙... 瑤臺瓊島金丹駐顏者... 烏得與之頡頏高下也歟

